

春青与幻夢



MG
I.516.44
17



3 2173 9847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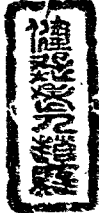
德國 Heyse 著

程 鶴 西 譯

夢幻與青春 (原名洛蒂加)

咀寂齋藏考

趙



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十八，七，十五，初版

十八，六，十五，付

角四洋價實冊每

行發局書湖春路興寶東路川西北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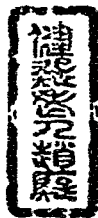
新文藝的確含有活潑的人生內在力
如果接受牠在一個感情濃厚的廿世紀
青年那將不知怎樣的興奮那這「奮」
絕不是遺老遺少輩生平的夢想的

健疑老人趙癡誌

有感于滿州轉波之父子小說而書



那時候我連十七歲都還沒有滿，是一個發育過度，面色蒼白的青年，正在那種難處的不安的年紀，雖然覺得已經不是孩子的樣子了，可是要追步成人時又未免太不安穩。同時有着大膽的空想和一個怯懦的心；一會還很堅強地自信，一會又和女孩子樣很容易地就感動起來；以一種追根究底的態度，想去抓住一切從我們肉眼裏遮起人生之神祕的幕紗；今天覺得已經懂了每一句疑問裏的每一個字，明天又自認是還連字母都沒有學完，照這種不安而且矛盾的樣子來尋求滿足，一個人真會對於他自己都厭煩起來的，如果不是在他底周圍還有許多不幸的——也就是有了年紀的——人們，他們所遭遇的也並不見得好



些，可是他們還能忍耐着發展他們底人格。

就在這時期裏我認識了一個奇怪的朋友，他比我要大兩歲，但是和我一樣，還註定要再作差不多一年高級班的學生。我和他並不上着一個高等學校，他底那些住在柏林城外的親屬，也沒有一個是我底親屬們認識的人。這件事就是我自己也真沒法來解釋，怎麼我們倆人雖然有這許多的障礙，還會彼此有如此深厚的交情，簡直差不多就沒有一天他不走上那到我底屋裏來的陡峻的樓梯。真的，就是一個第三者在那時看了我們，怕也總難說出到底是什麼使我們成爲彼此都不能缺少的朋友呢。他通常總是輕輕把頭一點就走了進來，在屋裏走來走去，偶爾打開一本書翻翻，或者看看牆上的畫片，後來就一下倒在我祖父底靠椅裏——這是用來替代一張沙發的——在那裏，他又叉着腿，一坐就坐好幾點鐘的工夫，一言不發地，直候到我寫完我底拉丁

文的論文。時常地當我從我面前的書上抬起眼來的時候，我就碰到他底平和，夢寐，帶着棕色的眼睛，以一種溫和的友愛的表情在看着我，於是我以一下輕輕的點頭回答他；並且覺得他在那裏於我是一種快樂。要是他來時我正好閒着，或者是很有談興的時候，他就讓我一點鐘一點鐘地說下去，一點也不打岔，他那默默的注意好像是對我有一種鼓舞和安慰的力量似的。只有當我們談到音樂問題上的時候，他才興奮起來，於是我們都在熱烈的爭辯裏忘掉了自己。他有一口極好的深沈的低音，這同他底男性的面貌，黑眼睛，棕色而柔滑的皮膚都非常調和。還因為他正在熱心地研究音樂原理，自然他要拿那有斤兩的論辯來戰勝我底膚淺的外行話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每次當我把我趕到走頭無路的時候，他好像總很爲我底失敗憂心似的。我還記得有一次，他把我從床上叫起來，正式地向我道歉，因爲在爭論的熱情

中，他曾把我所極力稱許的 Rossini 底曲子 *Barbiere* 說得一錢不值，把他說成一個可憐的理髮匠，他底曲調，比起 Mozart 底來，簡直就沒有什麼價值，和剃頭匠底盆裏的肥皂泡並差不了許多。

在他所特有的極端的溫和和以外，他還隨時都願意給我作一些細小的事情，和一個小學生平常對於最高級的學生所作的一樣，此外還有兩件事是能助長我們底友誼的：他引起我對於吸烟的趣味，又爲我最初所寫的一些詩歌作出譜子。有一首，我記得，是我們當時覺得歌詞和歌譜都有着特別成就的，凡我們在一塊走着的時候，我們就將牠作一個二人合奏的曲子唱着——

『記得啊在遙遙的往日』

一個女郎是被我愛在心間；

但我底心已病了而且煩亂，
也許這一切全是場夢幻。

記得啊在遙遙的往日

有個人是浴着陽光一般的幸運，

然而那是我還是別人？

我實在不能確定！

記得啊在遙遙的往日

我曾唱着——却不知唱的什麼；

因為我已經忘掉了一切

自從我自己被她忘却。」

可愛却又可笑的青春時代啊！一個十六歲的詩人，歌唱着他底逝去的愛的苦惱所有的『荒唐的古語』，並且一個十八歲的音樂家，擺出一切可能的莊重樣子，給這些嗚咽的章節作出譜子，再用鋼琴來一合奏，真好像預示着世人立刻就要閔然地斥責那個不堅誠的美人似的！

但是，我已經說過，這個由我們聯合的天才所產生的憂鬱的產兒，我們都特別地喜歡，所以也就不甘於長久地把牠藏在我們自己底手裏；我們心裏是燃着要把牠送去發表的慾望。那時候的德雷斯敦報，編輯者我想就是那已故的 Robert Schneider，牠這上面所采錄的詩，就是我有怎樣嚴正的自尊心，也是不免要聳一聳肩膀的。於是，我們就把我們這得意之作給他寄去——自然也是用那匿名的法訣——十分

地相信牠一定會在下一號登載出來，並且還會要求這不知名的投稿者再另外以一些令人稱羨的，天才的果實惠寄給晚報刊登。雖然我們是用的匿名，可是也還帶着種愉快的含羞，時常跑到那些定有這個報紙的飲食店裏，紅着臉想找出我們初次的產兒。但是一星期又一星期都過去了，我們底盼望始終是沒有滿足。我自己，在兩次去信嚴正地要求將原稿退回之後，也放棄了所有的希望，並且如此地感覺到這次失敗所受的侮辱，起先是向着那不知道感恩的同世挑戰，以一首長詩的形式來供那要比較明白的後人賞樂；以後就漸漸地避免着，一點也不將我們這不幸的嘗試提起，甚至還請求巴斯特爾（我底朋友底名字叫綏巴斯遷），請他不要再哼着這個調子，使我又非常活現地將那難堪的歷史想了起來。

這點他倒是順了我底意思，可是他却不能自己地常要私自到糕餅

鋪子裏邊探看，尤其是他越來越愛起糕點和糖果的時候。那正是中夏時分，小小圓圓的櫻桃包兒，在一個高級班的學生念拉丁文和希臘文念得枯乾了的舌頭嘗來，真是異常地清爽。巴斯特爾非常鄭重地告訴我，糖果很適宜於他底聲音；只有用多量的糖和果汁他才能調和那低音的粗硬。我可不然，我看不起這種淡而無味的細點，寧願沈湎在酒上，這酒，當時的確不會使我底僅有的一點心智怎樣明白。但是因了我所志向的事業，我是必須得崇拜『醇酒，婦人，與歌唱』，並且在我所正用力寫着的那冊詩集裏，自然，還是少不了要有一些飲酒歌的。

我們現在是到了陽曆七月的時候了，正是初伏天氣，有一天下午，巴斯特爾照例在平常那時候來了，可是神情却是很不平常的樣子。他到也把雪茄烟點了起來，然而他並沒有坐下來抽，只一動不動

站在窗戶那裏，站有整整一刻鐘的樣子，在玻璃上敲着『不要再去了』，還不時地嘆息着，好像有千斤的重量壓在他底心頭。

『巴斯特爾，』我說，『你到是有什麼事？』

他沒有回答。

『你病了？』我又說；『或者又是同那般人吵架來着嗎？不是學校裏昨天待你有甚麼不對的地方？』（他在一個學生們時常出入的秘密團體裏，他底背心口袋中還帶着一條三色的錶鍊，這是只有在他們正式集會時才敢露將出來的。）

但這個奇怪的夢想者仍然沈默，並且用力地將玻璃敲得作出不吉的響聲。

直到我不再注意他的時候，他這才無頭無尾地自言自語道，『在天地之間另外還有些事物——』但是他也沒有把牠說完。

最後還是我跳將起來，走上去，把他底手握著。我喊道，『巴斯
特爾！你這樣傻頭傻腦的算什麼？反正總是有點什麼事情攪着你。說
出來，讓我們瞧瞧怎麼辦，可是別毀我底玻璃，動作也要放理智一點
呀。再點上一根雪茄烟好不好？』

他搖了搖頭。『假如你有工夫的話，』他說，『就跟我出去走走，
也許在敝地裏我還能告訴你。這屋裏是太閉得慌了。』

我們走下了樓梯，臂挽着臂地，從我家所住的安靜的貝雲街走入
弗蕊得雷克街裏。當他走入了那如潮的車馬和行人裏邊的時候，他到
好像是舒適了一點的樣子。他緊握着我底臂，靜靜地站了一會，說道：
『並沒有什麼很特別的事體，保羅，不過我相信我是戀愛着，這一次
而且也就是這一生了。』

對於他這種宣告我到一點不覺得可笑。在十六歲的年紀，一個人

「我相信什麼感情都是可以永久存在的。但是我曾經念過海涅底詩，又覺得要一見愛情事件就動起情感來，那是種惡劣的趣味。」

「誰是這位幸運的美人呢？」我淡淡地問他。

「將來你可以看見的，」他說，他底兩眼出神地迷望在那流過街心的人羣上面。「只要你願意，我立刻可以領你到那裏去。」

「我們就這樣隨隨便便連衣服都不穿好點就跑去嗎？我還真可惜沒有戴手套呢。」

「她又不是什麼伯爵底女兒，」他說着，黑黑的臉上微微地泛起紅色來了。「你只想看這個看！昨天當我想再去看一看晚報的時候——哦，我知道這件事是不要再說的，不過牠與這整個的事體有關——機會，或者是我底福星把我領到一個十分偏僻的小點心舖裏，就在那兒——」

他突然止住了。

『你看見她在那兒喫着櫻桃包，並且這樣就惹得你愛她了，』我笑着說。『好，巴斯特爾，我恭喜你。糖加蜜，蜜加糖。但是你已算好這一步下次準還能在那裏找得着她嗎？』

他沒有再回答我。我這種語調似乎是和他底心情不大相合。而且立刻就和我底也都不大相合了，但是我平素的主張却不叫我更帶情感地把自己表現出來。短調始終是詩歌專有的財產；談話也總要保持着一種冷刻，尖利的語調，越能冷靜而帶着諷刺就越好。

我們走着，一路上差不多都沒有說話，一直走完弗蕊得雷克街到了哈勒門，我，雖然擺着滿不關心的樣子，實在可真急死了，而且對於他也很表同情，這時我底朋友却突然地轉入那些通着城裏這條大街的最末幾條僻街之一了。在當時，那裏還可以找到些狹小的，單層的

私宅，外表都是很簡陋的，也還有個把舖子，來往的人很少，連鱗鱗的車聲都夠把人們引到窗口來張望；許多孩子在街心自由自在地玩耍，也不用在重載的車來之前躲開。差不多是走到這條特別的僻街盡頭的時候，我們停止在一所綠色油漆的小房之前，牠底玻璃門上有一大塊塵封的黑色木牌，牌上的『糖食店』三個金字已經是暗淡無光了。門底左右都開有窗戶，嚴密地扯着棕色的舊窗簾，雖然這房子並不在街道的向陽的一邊。那些窗簾上的風景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清清楚楚呢！一座傾圮的廟宇在一個池旁，池上有一個面目模糊的，在船上釣魚的人，同時一隻開屏的孔雀站在一棵柳樹的殘幹上邊。當間這玻璃門，就像有十年沒有拂拭的樣子，牠底網狀的帷幔，白過一時那自然無疑的，但現在困了年月，塵埃，和蒼蠅的原故，已經是頗有那個窗簾的顏色了。

當綏巴斯遷預備走進這一點也不引人注意的房子裏去時，我可真覺得喫驚了：不過我却小心着怕再攪怒了他，而且跟他進去時心裏也頗爲興奮。

我們一進去，就被一陣溫暖的，刺鼻的，食物的氣味迎着，這一個，要是在普通情形之下，一定會立刻就把我趕了出去的，這氣味裏有放久了的麵糰，發酵的草莓，又混着朱古力茶和芬尼拉香精（Vanilla）的香氣，那也許還肯吸吸這種氣味的人，怕總只有那嗜糖成癖的傢伙或一個迷着戀愛的青年了！此外，這房子也不過六尺的樣子，看來大概是從來沒有通過氣的，除非是偶爾開門的時候。怎麼我底朋友會希望在這樣一個偏僻的舖子裏來找着德雷斯敦晚報，我實在想不明白。可是，不久我就發現那引誘他——雖然失望了——還到這間人的空氣裏來的是什麼了。在那放着少少幾種不大引人喜歡的包子和糕餅的櫃

台後邊，棕色窗簾之後的多塵的窗座裏，我看見一個穿着花紋極其簡單的印花布袍的少女，她底濃厚的黑髮稍爲分開了一點就在腦後剪短了，她手裏拿着一樣編打的東西，直到我們遲疑不決地過了一會，最後才決定喫幾個那不大惹人喜歡的櫻桃包時，她才把牠攔下。我底朋友，他連看都幾乎不敢看她，說話尤其地不敢，一直就走進一間狹隘，黑暗而且最不痛快的小套間裏，在房裏一張褪色的沙發之前，圓桌上邊鋪展着『浮西雪日報』和『施甫銳評論』，略略像個閱報室的樣子。一面小的被蠅漬所污的鏡子掛在牆上，兩旁是腓特列威廉第三皇帝和路易皇后底兩張嵌木框子的石印像片，上邊是一座老布呂協底半身銅像，被擠在鑪頂和低的天花板間，粗暴地在向下望着。

綏巴斯遷極快地就倒在那張沙發椅底一角，我在那一角上坐下，這時那位少女端着裝包子的小盤走了進來。現在我能閒暇地看她一

下，因為天色已經是黑得不能讀報了，她還要點起一盞煤氣燈來。她底身量，與其說高，到不如說矮，但是她底形態是這樣地均稱，這樣地圓滿而又苗條，雖然她穿的是不相稱的，而且幾乎是醜陋的衣服，可是我們底眼睛隨了她底每一動作都覺得高興。她底雙足，在她用脚尖立起去够煤氣燈時才被我們看到的，也是十分纖小，和個十歲孩子底腳一樣，她底小小伶俐和雪一般潔白的指頭，看來就像是從來只安息在絲裙上邊似的。她身上白色的衣物，一條小翻領，兩個硬袖，和一條侍女的圍裙，都乾潔得沒有一點污穢，和那點污了的鋪氈，多塵的家具，以及四處都有的幾十次夏天裏蒼蠅所留的污跡比較起來，正成一個顯明的對照。

我也知道，我應該描畫描畫她底臉貌，可是還沒有動筆，我就覺得沒有辦法了。並不是她底面貌有這樣無比地美麗，能使一切的藝術

家都感覺技窮。但那使她底臉上帶着種特別的魅力的，是一種渺茫的精神上的性質，連我自己都覺得很難以辨明，是種平靜的憂鬱，半羞怯半莊嚴的表情，是一朵春天的花，因為突然感受了嚴霜的觸擊，不會再有快樂的豐實的夏天的樣子；簡而言之，這臉貌，就是那最熟練的性格的解剖者怕也都會給牠迷住難住，並且，一點也不會錯的，一定給個十六歲的夢想的青年留下一種擺脫不掉的印象。

『你底名字叫什麼，小姐，我可以大膽地問一問嗎？』我這樣說着，作為談話的開場，我底朋友他却只管吞食着他底包兒，好像此外就別無重要的目標一樣。

『洛蒂加，』她並不望我就回答着，並且已經就預備要出去了。

『洛蒂加！』我喊道。『你怎麼會叫這樣個波蘭名字呢？』

『我父親是波蘭人。』

說完她就又回到盤子裏去了。

『哦，密斯洛蒂加，你可以給我拿一杯碧莎酒（bisha）（註）來嗎？』我在她身後喊着。

『就來，』這是她底回答。

綏巴斯遷却在那裏細細看着『浮西雪日報』上的廣告，就像他要藉報紙的力量找回他那失去的心一般！我翻開了『評論報』看着。兩人一句也沒有交談。

三分鐘過後她又走了進來，一杯暗紅色的酒在個盤子上面端着。我底兩眼實在離不開她那雪白的雙手，並且當我鼓勇再和她接談的時候，我覺得我底心兒是在懷中跳動。

註：bisha 是一種以葡萄酒加上檸檬沙糖香料等物作成的飲料。

『你不和我們一同稍爲坐坐嗎，小姐？』我說着。『請坐我這沙發上的地方，我可以挪過張椅子來坐。』

『多謝您，先生，』她回答說，一點端嚴的樣子都沒有，但同時却又帶着種侮慢的冷淡，『我底地位是在舖子裏。假如這兒您有什麼要我做的事情——』

『你就在這兒閒待着好了，』我堅持地說，冒險地想去把她底一隻手握起，這手是涼的，很光滑，並且即刻就從我手中溜去了。『這些新聞紙真沈悶得怕人。請許我把我們自己介紹一下。這是我底朋友，密斯忒——』

正在這時候店門開開了，一個小女孩偷偷地推門進來，在她底小拳頭裏握着兩個銅幣，她想拿這來買點糖果。我們底美人就利用了這個機會來謝絕和我們相識，她把那小孩打發走了之後，就又坐在窗角

上編打起來。

我們底情況越來越變得難堪了。包子是早已經喫光，我呢，一半因為精神上的迷亂，一半因為要裝個有經驗的酒徒的原故，一口就把我那杯碧莎酒喝了個精光，於是我坐在那裏，額上燒燒的，心裏也有點飄飄然的樣子，望着一些蒼蠅在杯口爬着，在紅色的點滴裏醉着牠們自己。綏巴斯遷却靜默得和印度的行者一般，樣子好像是在一心傾聽着舖子裏邊的舉動，然而那裏實在什麼聲音也沒有，只除了偶爾一兩次編針敲着櫃台的響聲。

『過來，你這個 trappeist (註)，』終於我說話了，『我們要算清賬去吸點新鮮空氣了。我底肺簡直和蜜餞了一樣。只要不是個蒼蠅，這

註：trappeist，這是十二世紀法國 In Trappe 教堂中的一派，以嚴規之特別謹

空氣是誰也忍受不了的。」

『再見了，漂亮的孩子，』在櫃台那裏，我擺出一個十六歲的放蕩少年所有的全副的身分向她說着，他，在家裏，已經學着海涅底風格寫好一本抒情詩歌，預備就要付印了。『我希望在以後當你底心魂活動一點的時候，我們能有更進一步的結識。好，再會罷！』

我想我一定還會放恣地作出更荒謬的事情來的，但是她用了這種出奇地茫然的神情把我望着，我不覺對於自己底無禮害羞起來，向她低低地鞠了一躬，就匆匆走到街上來了。綏巴斯遷也立刻隨着我出來；他幾乎是連看她都不敢看。

『來，告訴我，』他說，當我們在靜寂的街上向前衝着的時候，『你有什么意見？』

『碧莎酒到很不錯，不過那包子可實在不行。我真不知道你怎麼

能把你那份塞下去，就像還沒喫着我底一半似的。我想恐怕這個糖食舖是只賣轉買來的陳點心罷。」

『管這幹什麼？』他悻悻地說。『我不是問的這些事情。我想聽聽的是你覺得「她」怎樣。』

『我親愛的朋友，』我以種教導而又慈愛的聲調回答他。『對於一個能在這種空氣裏呼吸的女郎，你還能有什麼說的！你早已知道女人永遠總是不可了解的東西。』

（他認可地點了點頭，並且嘆息着；我已經博得——上帝知道是怎麼回事——他認我作一個辨別女性的大家，並且是喜歡一動就將『女人』這兩字引到我底概論裏來，這兩字對於在我們這大歲數的青年，永遠是有着一種神祕的魔力的。）

『這個小傢伙——她有種魔人的地方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我要警

告你對她小心，巴斯特爾。你相信我罷，她是沒有心的。」

『你這樣想嗎？』他以種驚駭的語氣插嘴說，也沒有望我。

『這就是說，她要不是從來不曾有過，就是命運已經使牠在她底胸間變成了石頭。要不然當我招呼她的時候，她會那樣冷淡地走開嗎？我告訴你，她是有過過去的，或者也還有現在，但是不會有將來了。』

我這句完全是無心說出的驚人的話，不料却很影響於我底好友。

他驚跳起來，好像被蛇咬了一樣，他底臂驟然撇下了我底，說道——

『那麼你是以為她——以為她已經不——一句話，你是懷疑她底童貞了？』

現在我看出我所惹出的亂子了。『別急，好孩子，』我說着，把臂扶在他底肩上。『走罷，我們不要在這裏吵了。我們都承認女人是

個不可了解的東西。但是對於品格上我實在沒有懷疑她的根據。我底意思只在說，你要小心着別攪入一件沒有希望的事裏。因爲她看來像是這樣一種的人，從她底身旁一個犧牲者是很難逃脫的！要是你願意，我可以監察着她，並且我還應許你，給你盡朋友之間任何可能的幫助。」

這時我們走到了一個黑黯荒涼的街角。忽然地他把我擁抱起來，緊握着我底手，好像要把軀和他底融成一個似的，並且立刻就從最近的一條胡同裏跑開了。

至於我呢，回去的時候也走得非常地慢，爲的是好使我自己冷靜清楚一點，但是她那個奇特的形影却始終沒一刻離開過我。在家裏的茶桌上，我像是害着熱病那樣昏昏沉沉的樣子，母親看了都喫驚起來，並且早早地就打發我去睡覺了。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時候，我才發

覺我底拍拉圖還沒有預備，而且還得忍受着歷史講師底許多諷刺的話語，因為我把坎內（Ganne）之戰的時代足足推上了有一百多年。這天是個雨天，我沿着街道抑鬱無聊地走回。綏巴斯遷也沒有到我這裏來。我在他昨天敲着『不要再去了』的窗口站了有一點鐘的樣子，沈思地看着下面街心裏的水渦，從這些水渦裏，有幾個麻雀在啄着一點燕麥的殼皮。我聽見馬廐裏馬匹踐踏的聲音，又聽見管馬的孩子在呼嘯着魏伯爾（Wöber）底『新娘底財產』（Jungferns Kranz），並且發覺我自己也突然地吹起了這個調子，同時脚尖還踏着拍子。我自己覺着是這樣地可笑而又可憐，幾幾乎都掉下眼淚來了。終於是用了一把傘遮着自己，又跑出來跑到風風雨雨的街上。

這晚上我被請去赴一個朋友家裏的集會，但現在我還可以有一點鐘的時間消磨。並且這點鐘，我想，最好是莫過於用來在那家甜食舖

所在的街上走走，在對面偵察一會看看有沒有誰進去。因為現在天已經黑了，我很知道在這傘底下藏着大概是不會讓人看見的，但我還是一樣地意識到一種舒適的，神祕的感覺，就像我是在一件很光榮⁵的事情裏扮着個重要的角色似的。然而其實呢，任什麼值得注意的事情也沒有看見。這鋪子倒也還時常地有人來往，但都是一些下級的顧客，孩子們，小學生們，想喫完他們袋裏的幾個錢的，或者是年老咳嗽的婦人們走進去買一個便士的藥糖。危險的少年人們似乎還沒有覺到在這些棕色的窗簾之後，潛藏着一個危險的少女。

我這觀察的結果使我放心了許多，後來我又跑過街去，想看看是否有向裏偷望一下的可能。各屋裏的煤氣燈到都已點着，但那鋪面上的窗戶是遮蔽得十分嚴密，從外面什麼都不見。不過在那邊閱報室的窗簾之上，剛好在漁父底背上有一條縫隙。於是我就站在那裏向裏

看，對於我這種偵察的行爲非常地覺得害羞。在屋裏，就在他昨天坐過的那個沙發角上，我底朋友綏巴斯遷是坐在那兒，面對着一個空盤子，盤上飛滿了蒼蠅，他底兩眼是迷望着報紙過去的空虛。我立刻覺到一種新奇的刺激，一半是嫉妬，一半是滿意，因爲他還沒有進行得更深。正在我看視着他的時候，他動將起來，好像要帶上帽子就走的光景。我連忙從窗口退回，沿了街房偷偷地走去，好像一個快要逃跑不了的小賊。自然，當我走到候着我的那家去時，我還得把神情鎮定一下。這晚上我是特別地活潑，並且以一個十六歲的世故老人底那種可笑的無動於中的樣子，向這家的小姐們獻着我底懇懇，不但如此呢，我甚至都讓人家要求我背出了最近的一首詩來，還喝了好幾杯很強的匈牙利酒，結果我是既不見更爲聰明也不見更爲審慎。到鐘敲十下的時候，我就忽然地告了辭，藉口是與一位朋友還有個約會。晚睡

晚起，我覺得這是很合一個青年詩人底身分的。假如人們要知道我真正的事情只是要膽清一篇德文作文時，這一切的圓光就都要消失了！

照着以下經過的這些情形，那篇倒霉的文章自然是好不了的。但這天夜裏却是非常的美。在接連下了半天的雨後，空氣是如此地溫和而且入微地寧靜，就像一個人的心剛和一位疎遠已久的朋友又和好如初時似的（我又不知不覺地流入當年的那種抒情的筆調了！），天空裏閃爍發光的有千萬顆新洗過後的星兒。雖然時間已經是不早，可是還有許多少女和少婦們細語着在街上走過，帽子也沒戴，披巾也沒披，只有一塊手巾罩在她們底頭上，好像是這可愛的夜把她們引了出來，好在睡覺之前，一天的沈悶之後，吸一口清新的空氣。個個窗戶全都敞開了，玫瑰的花朵舒放着牠們底香氣；人們可以聽見鋼琴在奏着孟德宋底『沒字的歌』，或者是一個悅耳的女性的聲音在那兒靜靜

地獨唱。

這倒是怎麼回事我不會知道，不過突然地我發覺自己是又在那小舖的門前了，我底手都已握着門上的把手，但自己都還沒有明白是什麼把我引到這裏來的。

我一進去的時候，洛蒂加就從櫃台上抬起了她底伏在臂上的頭來。她底兩眼露出她曾經睡着的樣子。那本她看得疲倦了的書，當她站起的時候，就從她膝上掉了下來。

『我打攪你了，密斯洛蒂加，』我說。『請原諒，我立刻就走好了。我是無意地走過這裏——並且這夜色是加此地美麗——還有你昨天——你願意給我拿一杯碧莎酒來嗎，密斯洛蒂加？』

說來也真怪，我平日那種東扯西拉的談鋒，怎麼一到這個寧靜的人兒之前就會完全沒有了呢！

『你念的什麼書？』過了一會我又說着；同時在舖子裏邊走來走去。『是從貸出圖書館借的一本書嗎？這樣一冊破舊的書和你那小小的白手真不相稱。請答應我——我家裏很有些可愛的書籍——也有些浪漫小說——』

『對不住，』她接着又靜靜地說。『我沒有讀浪漫小說的工夫。這是一本法文文法。』

『你是在自修地學習嗎？』

『我已經會說一點了，不過我希望能懂得更加完全。』她又緘默起來，開始整理着那些盤子匙子。

『密斯洛蒂加，』過了一會我又說，在這當兒，我因為看了看那間小屋裏邊的粗暴的老布呂協，又稍稍有了點勇氣。『你滿意於你現在的這種地位嗎？』

她睜開那大而疲倦的眼睛向我望着，神情是這樣地驚訝，就像是一個童話中的孩子忽然遇見了一隻鳥兒來同他接談一樣。

『爲什麼你問起這樣一個問題呢？』她問我。

『請不要把牠看作是種無意的好奇心呢，』我接着說，在我底興奮激昂之中，我弄倒了塔形的一小堆餅乾。『相信我實在是很熱誠地關心於你的——假如你需要一個朋友的話——假如你要遇見了什麼事故時——我想你自然明白我——人生是這樣地悲哀，密斯洛蒂加——並且還當我們底青春——』

我是愈陷愈深了，額上有了一顆顆的汗珠。要不是那個老布呂協鼓勵我說了這一段話時，我想我一定還會出得更多呢。

不過我總算免了再往下出醜。通着內屋的房門開了，店主人走了出來。她好像是個和氣的婦人，體格很寬，戴着頂寬邊帽子，她極力

向我很客氣地解釋道，我已經比平常上門的時候多待了一刻鐘，因為她向例總是在十點半鐘就滅燈的。于是我匆匆忙忙地付了那才喝了半杯的酒錢，用種合情的半噓的目光看了那沈默的女郎一眼，然後走開。

這晚上我底睡椅可不是一張鋪着玫瑰的舒服睡椅了。我企圖想把那德文作文弄完——『梭福克里斯之安梯剛與哥德之依菲幾尼亞比較論，』但這兩個可憐的犧牲，不管是誰，在我又算得什麼呢？我開始在書邊上畫起詩來，並且那曲調是有着這樣一種催眠的力量，夜半剛過去不久我就在我底靠椅裏邊睡着了，而且就在這很不舒適的情況裏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雖然在我底詩裏我承認我是又一次陷入了戀愛；並且在這種種不利的情形之中，那最糟的一點，就是我所愛的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心上的人兒！

第二天早晨，我底第一件清醒的思想也就是這件事情。雖然是這樣，我却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我看得很明白地我們兩人底不幸，到也並不怎樣地真使我悲苦，反而還多少讓我很覺得自滿並且在我自己底眼中顯得很有趣的樣子，因為現在我是有機會能親身經歷經歷一向只是在書本上看過的事情了。我層出不窮地想像着這個糾紛所一定會釀成的種種悲慘的，驚心動魄的景像，並且心裏充滿了一種很難說的愉快的憐憫之情，憐憫我自己，綏巴斯遷，和瀰漫於我整個的思想的那些慘事底無辜的原因。

也沒有往高等學校去，本來我是該往那裏去而張着手拿不出德文作文來的，我却寧可像法國人所說的，去上『露天學校』，這就是在公園裏走走，並且在那最偏僻的角上一張孤寂的凳子上邊，寫下我底少年的煩惱。海涅和哀聖篤爾夫（Michendorf），這時正爭着作我心目

中不朽的人物。在這一天早晨，我還不能就寫出『歌集』裏那種樣子的諷刺，並且樹梢在我頭上作出的聲音又帶着一種這樣浪漫的意味，讓人除了那和一個少年無賴相稱的情調以外寫不出來別的。在差不多正午的時分，我帶着憂鬱的滿足看着那叫做『新的愛情』的這首詩，是早晨作起的，假如老能照這速率寫下去的話，到還很可以給我底詩集再添上幾頁。

下午，當我坐在我屋裏，一點惡念也沒有，想試着從記憶裏畫出我祕密愛着的那人底側像時，我聽見了樓梯上綏巴斯遷底脚步。我趕快把那張紙藏了起來，把鋼筆插在墨水瓶裏，裝作我是正作着工被打斷了的樣子。他進來的時候我也沒心思看他。

他也只和我很草草地問候了一下，就照常伸開手足躺在我底靠椅裏，開始用了個短煙管吸起烟來。

過了差不多半點鐘的樣子，他問道，

『你又到那裏去過嗎？』

『是的，』我回答，裝作是很忙地在從字典裏找一個字。

『那麼現在你對她怎樣想呢？』

『我怎樣想嗎？我還沒有得到這個謎的解答呢。不過，照我可以看得出來的說，她總不是一個血肉作成的女郎，不過是一個水中的精靈，一個美露西娜（註），「連心都是冷的，」誰知道她底身體的末了，到底是否和人魚似的，「一個尖的尾巴」呢？』

他跳了起來。『你以後說話請不要再帶這種神氣！』

註：Melusine，是法國最著名的一個 fairy，因為因父之罪被判處，每禮拜六這

天，都要從腰部以下變作蛇形。

『急什麼，孩子，』我說。『不要以為我是看輕了她。她有一段過去的歷史這是很了然的。但是爲什麼這就一定不好呢？就假設是有過什麼不幸的事，然而到底是很深的憂愁還是很深的愛情呢？』

『你覺得是這樣的？』他很焦慮而且憂愁地向我望着。

我接着說道，『以她那一對早熟的眼睛和那種離奇的沈着樣子，如果誰說她已經經歷過絕望的愛情底一切苦痛，我是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的。你不要忘了她父親是波蘭人呀。波蘭的女郎們都是很早就能激起並且感受別人底熱情的。這可憐的孩子到是怎樣跑到這個蠅籠裏來的，怕只有上帝知道了。不過你和我兩人想把她從這裏救出却也不是容易的事。』

之後靜靜地過了有一刻鐘，這時他翻着我底還溼溼的詩稿。

『我想把這首抄將出來，』他突然地說，把張紙遞給我。

『幹什麼呢？』我問。『巴斯特爾，我真有點疑惑你要把牠拿去冒充你自己底呢。』

『真不要臉！』他兩頰通紅地回答說，『「我」還要自命爲一個詩人呢！不過是我腦裏正有着一個曲調；我已經好久沒有作一個曲子了。』

『找首更好也更愉快一點的。這種意志薄弱的啜泣你拿去能作出什麼來呢？這首歌已經有半年之久了。』（就是從那連我自己都記不清楚的「遙遙的往日」算起呢！）

他已把那張紙拿了回去，低着頭坐看，因爲他有一點近視，以種簡潔凄婉的音調念着以下的詩句：

『我怎樣會配得到你底心，

雖然我長年地將你事奉；

雖然你也許高興承認我，
承認我最堅實也最忠誠。
就是我非常地高貴，
也贏得了人間的榮譽：
但愛情是天上自由地贈與，
牠不會注意到你有的勞績。

你低低垂着的樹木，
你底花朵也都是徒然；
誰又知神是否願意
給你他底雨水的福澤？
就是歡喜與悲哀已經證驗了

你底心，並且更使牠高尚：

但愛情是天上自由地贈與，

牠不會注意到你有的勞績。』

他跳起來，只向我恍惚地點了一個頭，就衝出房外去了。

過了沒多久，我自己也走了出去。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只想用身體的疲乏來靜止我底血脈的興奮。

以極快的速度在城裏各處跑了約莫一點鐘的光景，我發覺自己又不知不覺地走近了那條神祕的街。牠同時地使我想去又不想去。我自己也微微覺得昨晚上的那幕戲是演得不大很好。我想那位年青的乘客，他是那樣熱誠地願獻身作她底武士的，總一定會被洛蒂加底諷刺的微笑迎着。不過我又辯道，是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更要去給她一個較

好的印象。於是我就鼓起勇氣來，很快地轉過了街角。

同時我覺到了我底朋友兼敵人，他底帽子戴得很低，從對面大步走向着那綠色油漆的房子。他也知道是我，我們一齊都站住，接着就突然地轉過身去，好像我們全走錯了道似的。

我底心在亂地跳着。『我們中間這種可笑的互相的猜忌和緘默，是如何地可恥啊！』我心裏這樣喊着，覺得要再這樣下去時，不久我就會以我整個的心恨起我最好的朋友來了。

我退回的時候，滿懷憤怒，並且想着是否那最有見識最有決斷的辦法，就是再回去試一下我底運氣，那怕就有一團之衆的老友擋着我也不管他。我難道不是和別個一樣地有同等權利對於這女郎神魂顛倒嗎？昨天我既已那樣大膽地把話說⁴了出來，還願意獻身作這個神祕的迷人的女郎底戰士了，難道今天就膽怯地退回嗎？不能！就是世界粉

碎了我也要立刻到她那裏去！

我匆匆轉過身來——綏巴斯遷就站在那裏。我因為太興奮了，沒有聽見他底很急的脚步跟在我底身後。

『你在這兒！』我裝作喫驚地喊。

『保羅，』他回答，他底好聽的聲音輕輕地顫着。『我們不要再作僞了罷。』我們——我們曾經彼此相愛過，你和我。但是你要相信我，再這樣下去我是忍受不了的。我明白你是要往哪裏去：我也是往那裏去的。你愛她——你也不必來否認。這個我當時就已經發覺了。』

『就是我愛她又怎麼樣？』我喊道，半羞半怒的樣子。『我承認她給我的那個印象——』

『你先到這門口來，』他說。『我們正擋着道兒，你說話又這樣』

大聲，一定會引人注意的。你也明白我沒有說錯；實在說，假如事情不是變成這樣，那我才真覺得奇怪呢。可是你也得承認再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反正總得有個人退讓。」

『很對，』我回答說，極力裝出種敵視的頑強的表情。『我們總得有一個退讓的。不過我就不明白爲什麼這個人該着是我。就爲了我比你少喫兩年飯，然而我們底程度也還是一樣呢。』

這些漫不經心就急忙說出的話語，我剛一出口就覺得失悔了。在那時，這些話的意味簡直就是種不知羞恥的自負。

『再者，』我趕忙就說，『這也不能就表示我們倆人誰可以佔勝，誰知道她有意於哪個呢？在現在，你和我似乎都處着同樣可憐的情形。』

『這倒是實在的，』他說。『但我還是不能安心地覺得我要來和

你相爭；並且你比我大膽些，也更能說話，假如我們兩人要都向她宣露我們底感情時，我就先放手好了：想你也懂得我底意思。」

『假如是這樣的話，』我又接着說，裝作不很在意的樣子從那黑暗的門裏望着一個花園，園裏有一棵正在開花的孤寂的玫瑰；『假如你對於自己的自信也就只到這個程度的話，你是不會發生像你所預想那樣深的愛情的，而我則敢說我已經有了那樣深切的愛情了。我失眠過一夜，』（我沒有算上那在靠椅裏偷睡的七個鐘頭）『並且又荒廢了一個白天。所以我想——』

我可再說不下去了。他底溫和，誠懇的臉上那種的蒼白，表示出對於這場談話他是怎樣地比我受着更深的激動，對於我，這頗有種浪漫意味的美。我又覺得喜歡起他來了。

『聽着，』我說，『以後我們決不要再是這種樣子。我看我們誰』

也不必自由地退讓。叫命運來決定好了。」

『命運？』

『你要願意說機會也行。我來把這個錢扔下。要是王章向上，就是你得勝了；要是字向上的話——』

『就這樣作，』他輕輕地說。『雖然這是要公平一些——』

『你喊扔下怎麼樣？』

『扔下！』

錢落在地下了。我在那照着我們底微光裏彎下腰來，想看清到底結果是怎樣。

『哪面向上呢？』我聽見他依着門柱喃喃地低語。他不敢自己來看。『巴斯特爾，』我說，『這回可沒有法子。是有字的那邊向上。你知道既已求過上天來給我們判斷——』

他沒動，也沒有發出一點的聲音。我立起向他看時，他底眼睛已經合上了，站在那裏像是昏過去了似的。

我說道，『不要爲這件事太難受了罷，這個有誰知道呢？也許再過兩三天我就會來告訴你，說她和我不是很相合，這片園地是讓給你了，並且——』

『晚安，』他忽然輕微地說了，並且就飛快地跑開。

我只在後面停了一刻鐘的工夫。他這突然的走開讓我終於醒悟過來了。我看出我對於這個神祕的人兒所懷的感情實在是比不上他底，並且假如我真就利用這種胡塗的卜問，那可真是一個流氓了。

跑過二十碼的樣子我就抓住了他，用盡了全力才能將他握住，因爲他一死地要走開去。

『你聽我講，』我說。『我又改變主意了。不要那樣，你』

「得聽我說，要不然我就認爲你從來沒有拿真誠的友情待我了。我正式地起誓，巴斯特爾，我願意讓步給你。我完全地並且也永遠地放棄一切的心願和一切的希望。我看得很明白。要是她選中了我時，這一創你是永遠恢復不了的。我——爲什麼我要決心那樣呢？你知道一個人就是所有他夢裏的花朵都結不成果子，也不會就因此而死的。把你底手給我，巴斯特爾，你也不用再說什麼。」

他立刻投在我底懷裏。同時我覺得自己是非常地高尚，非常地豪爽，就像我曾經將一個該我承繼的王國讓與了一位支親的堂兄弟似的。任何人要是看見了我們手牽着手地走了一個鐘頭，並且知道我們是在安排着一位也許就對我們誰都沒有想過的美人時，我想他怕總禁不住要笑笑這件如此渺茫的慷慨的行動吧。我一定要陪他立刻就到那舖子裏去。我很想證明我底犧牲並沒超過我底能力。『祝你成功！』

在他擰動把手的時候，我這樣喊着，並且露出很高興的樣子。之後我就走開了，包裹在我底道德的罩袍裏面，牠底英雄的皺褶，就是我所放棄的一切底美滿的補償。

這一夜我睡得如此地安穩，以至第二天早晨想起沒有夢見『她』時自己都覺得慚愧。難道這個『新的愛情』的火焰會就這樣突然地滅去，連一個火星都沒有留下嗎？我自己是不願意承認這個，因而使如此一個悲劇的衝突減輕牠底重要的。因為那天是禮拜日，所以我可以有很多的時候，一點也不受攪擾地使自己沈湎在我底『幸福的不幸』的感覺裏。我底記憶中還存留着有一些那天早晨所寫下的詩句：

『憂愁的，心中焚燒着嫉妬的慾望，

一個孫黛麗娜（註）是坐在火旁：

註：Cinderella（灰姑娘），是 Grimm 有名的故事中的女主角。

火爐變冷了，殘灰四下地飛揚，
外面天空裏也沒有輝耀的陽光。

奇怪，友誼竟會這樣地殘忍，

竟會將痛苦加諸戀慕的「愛情」：

蒼白的，如盲的，她在啜泣中將長時消逝，

但她們還是一個母親撫養的孩子！

愛情豔裝着，驕傲地把頭抬起；

她頰上玫瑰的柔紅也愈加明奕：

那蒼白的姑娘却只爲家務勞心，

永遠沒有游樂和跳舞的份。

可是當她底姐姐回來在深深的夜裏，

可憐的孫黛麗娜却指她笑着，滿懷的惡意，

「雖然你穿得漂亮，你鞋上却有着血印，」

這樣地就使她驕傲的姐姐再不得安寧！」

然而人們却還一定要說青年是毫無雲翳的幸福時代——實在青年呢，只因了心靈的紛擾和那些自惹的苦惱就被騙去了牠底上天最好的贈禮；發作着種種感情來不過只造成不幸，並且總是熱狂地向心間擁抱那得不到手的東西！

＊

＊

＊

＊

＊

＊

＊

差不多半月都過去了，我除偶爾瞥見一兩次外，就沒有見過我那幸運的敵手。由於一種難以啓齒的苦心，我相信他一定是這樣子，于是他不再和從前似地爬上樓梯到我書房裏來，就是我們在街上遇見的時候，也只說一兩句普通應酬的話，冷冷地握一握手就又彼此分開。

然而，到第三個星期的時候，我可實在不能再忍受這樣的疏遠了。學校已經放了假；天氣非常地熱，既作不下功課也不適於運動，我並且發覺連詩泉甚至都乾涸了。我已經感到我底朋友底靜默的來臨已成爲一個迫切的需要。我並還希望聽見他底低沈的聲音再唱着，『我記得在從前的時候，』在我和他的隔絕之中，我是如此地感覺不快，就像彼得·布勒不爾（註）失去了他底影子時一樣。

註：Peter Schlemihl，是 Chamisso 底故事裏一個將影子賣與魔鬼的人。

最後我決定要去找他出來。他是住在施甫銳河對岸，一個裁縫妻子家的樓上，她給他作飯，還供給他一些需要的東西。我得趁這裏說說，他家裏寄給他底錢是很少的，不足的地方他就教教音樂課來補助，但實在人家給他的薪金是很苛的。

我走進他底小屋時，他正坐在一架老舊的，租來的鋼琴之前，在他膝上的樂譜裏畫着一些音符。他歡呼地跳了起來，把書落在地下，將我底一手握在他底雙手裏邊。他讓我坐在那很硬的沙發上並且點起一支雪茄，又不管我說些什麼，一定要叫我喝一杯那裁縫底妻子從鄰近酒館裏拿來的啤酒。起初我們說話還說得很少，和一向一樣，但時常互相地望望，微笑着，對於又在一塊的事覺得有種衷心的愉快。

『巴斯特爾』，終於我說出話來了，但同時盡力地想把我自己掩藏在烟霧裏邊，『我有幾句話要向你表白。希望你以後再不要同我有

什麼隔閡，爲了那——你知道是什麼事情。那由某一雙眼睛所給的傷痕』（又是那種抒情性的老調，但這次更帶點西班牙的色彩了），『要是傷得沒有當初我想的那樣深，就是隔離奏了牠底奇效。總之我是已經完全復原了，假如這幾個星期的時間你都利用得很好而且是很幸福的時候，我真願和你同懷無限的慶幸。』

他底兩眼發亮地向我看着。『真是這樣子嗎？』他說。『哦，那好了，告訴你罷，現在我心裏覺得輕鬆許多了。我會經多少次譴責我自己，因爲接收了你底犧牲，於是我同她所過的最好的時間，也都被那對你作錯了事的念頭給弄得不快。我實在不敢確信你會滿意於那使我如此幸福的事情。再者我覺得要是我自己捨棄了她時，我是會簡直過不下去的。但現在——現在一切都很好了。』

於是他又握着我底手，他底高興是如此地真誠而動人，讓我覺得

相形之下，我底假裝的激動的感情實在是太微渺了。

然後他接着說下去，告訴我事情已達到什麼地步。對這三整星期裏進行的結果，竟能不十分失望而到反有點鼓舞的樣子，這真得要一個溫和的性格，和一腔極真誠的愛情。他每晚都去，在那狹小的讀報室裏過一個鐘頭。顯然地，他底恭謹的敬意是打動了她，最近有幾晚上她竟肯同他坐在一起，談着一些天真的話。甚至還有一次，當他比平常去晚了兩點鐘時，她接待他就顯然地帶種不安的樣子，並且還承認他底遲延會惹她疑慮。她說，她已經很習於他們日常的談話，並且因為此外再沒有一個稍爲關心於她一點的人；說到這兒她就止住了——或者是由於他把他聽見了她底第一句親切話語時所有的高興表示得太顯露了的原故。他，在他這方面，却和她講過他所有的親友，和一切關於他的只要是能引起她底興趣的事情。但是她，那怕是極細微

的關於她底家庭和她過去歷史的瑣事，都一點沒和他說過，只說她在這黑暗的鋪角裏呆着都呆得要死了，並且是渴望着能跑到遠遠的異鄉。她告訴他，她已在過去的一年裏儲蓄着她底旅費；並且自己私下學着法文和英文，預備一有機會，就走向廣闊的世界中去。『你只要看見了她，保羅，』他在他底敘述的末尾向着我說，『你只要聽見她底聲音，知道她告訴我這些話時是怎樣憂傷而無可奈何的樣子，你一定會以你底生命來保證決沒有一點惡念會經動過她底心，保證她是和人們所說的聖者和天使一樣地純潔，天真，並且你也就明白我所以要決意來作盡一切能使她幸福的事情。』

『那麼你真要和她結婚嗎？』

『你還疑惑是怎麼？這只看她是否答應我了。她一定已經很明白地看出我底意向是很光明正大的，雖然，在形式的陳述方面，你知道

我底心越裝得滿時是越流不出來的。再說現在也無須乎忙。最近她大概是會走的，至於我呢——假如我在這四五年裏努力一下——」

『四五年？什麼話，你怕還連你底法定的考試都沒經過呢。』

『是的，』他接着又說。『但是我已經放棄這個念頭了。我是不願意坐那法律學生的長板凳的，這終久不是一個堅穩的東西。我想我可以於短時期裏在音樂上有一點成就，就是糟極了我們在這裏生活不下去時——實在說，我底父母怕是不會滿意於這個婚姻的——我們也還可以到美洲去碰碰我們底運氣。』

我驕傲而且驚愕地斜視着他。我看他好像忽然長了十歲似的，並且我還自認就連我底人生觀所有的抒情的熱狂，都不會使我作出這樣個勇敢的計畫。

『她呢，』我問道；『她也會同意這個麼？』

『我不知道，』他回答說，一直地向前看着。『我已經告訴你，我還沒有明白地向她問過。有一次我們底談話論到了婚姻。她極其堅決地說她是永遠不想結婚的。『就是有恰當的人時也不嗎？』我冒險地插了一句。『那就更不了，』她說，壓抑着一聲嘆息。所以看來我們總還有一個是聰明的。』

『廢話，』我說。『個個女孩子起先都是這樣說。可是後來她們就改變主意了。』

『還有，她好像比我們所想的要大一歲——只比我小一個月份。我還順便有一點事情求你；就是，假如你要能——』

『好，說罷，不用多提了。你知道向來我求你作事的時候總是毫不羞怯的。』

『明天是她底生日。這是我不久前趁她說她自己覺得已經很老

了，並且說倦於生活的時候，想法探聽出來的。她說就是她知道自己明天就要死了，這也不會使她起什麼追悔。你進來的時候，我正忙着在給你底一首歌寫譜子：你也總知道就是那首，頭一句是「我怎麼會配得到你底心？」我底意思是想將這和一個花束一起送她。可是我想到不能更有什麼好點的東西給她獻壽時，心裏總不快活。她底衣服是用個很舊的黑色扣針扣着，扣針底玻璃尖都已碎了。要能有個小胸針她是一定會喜歡的——可是真倒霉，我底鋼琴和唱歌課都剛好完畢，大多數的學生都走了，我底拖欠的薪金也要不着；就是賣點什麼勳產也不可能，因為所有我底多餘的東西——」

他帶種譁澹的諷刺樣子，四顧着他底毫無裝飾的房間。

『我們總得想法弄點什麼，』我說。『生日要加以相當慶賀這是

不成問題的。不過實在我現在也不是什麼克里薩斯(註)，『——同時我就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個很小錢袋，裡邊響着的也只有幾個值不了多少的錢幣——』但到底我總還有些多餘的東西。事情是這樣，差不多幾月來我都沒有用 Passow 底那個大辭典了，實在說，自從我偶然地在父親房裏發現那較小的 Post 底辭典以後，就一次也不會用過，在這小辭典裏找起字來的確方便得多呢。來罷！這兩冊對摺本的老書可以給我們解決這個困難。』

經了一些薄弱的努力，想來阻止我將這個犧牲品獻於友誼的祭壇之後，他也就同着我到我屋裏去了，於是我們一人載着一冊重大的辭典下來。一點鐘過後，當出了五塊大洋，我們就跑到一個小金匠的舖

註：Crosus，Tyria 之國王，他非常有錢，所以形容當時，常說 rich as Crosus。

子裏去，因為我們不敢往 Unter den Linden（柏林的一條大街）上的大珠寶商那裏，去照顧這一件買賣。

這位先生敲的我們的竹槓恐怕總不會很輕。但是，不管怎樣，他招待我們可真像兩個青年王子似的，這兩位王子，和 Haroun-al-Raschid（註）一樣的脾氣，特意來敲一個低微的門。有一條金蛇他要了我們十塊，蛇身在盤旋幾轉之後又把尾把含在牠底嘴裏，兩方紅寶石的服注視着我們，但後來他又讓我們把價貶到七塊，實在這胸針的價值恐怕也就只值得這個數目的一半。給他講這樁買賣的也全都是我。綏巴斯遷是如此地迷亂，並且是這樣出神地注視着櫃台上其餘的裝飾，顯然

註：Haroun-al-Raschid 是一個回教國王，他徵行時遇見 AboulFassan 處故事，見天

地連店主都疑心起來，以種銳利的目光看着他底一舉一動，就像他是在對待扒手們似的。

『這就是那件裝飾品，』我說，在我們走到了街上的時候，『好，我們再見了，我還說——明天你也可以給我祝賀她一下。但是實在說我應該希望她把我完全地忘掉。我確乎不會將我底好的方面給她看過。讓我不久再看見你，來告訴我你底樂園裏這條蛇到底引起了什麼結果，願你是個幸福的亞當。』

於是我和他分手了，自己覺得是有一點微弱的嫉妬的火星。但我很英勇地就踏滅了那個火苗，並且當我在公園的晚涼裏走着的時候，還高聲地唱着下邊這一首歌，這首歌，除了在三伏天裏講含苞的玫瑰這個時期的錯誤以外，到是我那時的心情的一個頗爲真實的描寫：

『玫瑰花差不多已完全開放，

愛神投下了他底精巧的羅網：

「你這隻脆弱的蝶兒，

再休想有逃去的時光。」

「啊喲！我若是被囚在那裏，

周圍是含苞的玫瑰，

雖然滿足的愛神結打着羈絆，

但我底青春決不甘囚累。

我不再思維也不再希望——

我在那樹林中隨意地來往。

我底心駕着牠欣歡的羽翼，

依然在林外和林上迴翔！」

第二天黃昏，當我很天真而且毫無猜疑地正在坐着同我底父母喝茶的時候，忽然用人來把我叫了出去：似乎是有個朋友要和我會談。那時已經差不多十點，我很奇怪誰會這樣晚地跑來看我。

當我走進屋裏去時，我發現綏巴斯遷和平日一樣地坐在那祖傳的靠椅裏邊，但是當我照見了他臉上的蒼白和那絕望的神情時，我不覺驚跳起來。

『是你嗎？』我喊。『怎麼這樣地惱亂？是那生日的慶祝弄了個悲劇的收場嗎？』

『保羅，』他說，仍然一動不動的，就像受了極重的打擊伸倒在

那裏一樣。『一切都完了！我已經是個絕望的人！』

『不久你是會又有希望的，我底好朋友，』我回答說。『來，我勸你看還望得見一點什麼不。先把一切的經過告訴我再说。』

『你要不是想把我趕出這屋子去，你就別和我玩笑。我告訴你牠一點也沒有錯。我直到現在纔完全地看出她是怎樣的一個天使，並且和她見過最後的一面了。』

『是她走了——走到遠處去了嗎？』

他抑鬱地把頭搖着。一點一點地，好容易我才逼出他底失望的原因。簡單說來也就是這樣：他照例在那個時間去見着他底愛人，當他比平日多喫了一個包子又喝了一杯碧莎酒以祝賀這個日子之後，他就依照他預先精心結構的程序拿出他底禮物來，想使她喫驚一下。起先他從蓋紙裏把那花束拿出，她以種親切的目光向他道謝，並且立刻就

把牠放在一杯水裏。接着他就給她那首歌，並且自己唱給她聽，她坐在對面，眼看着地下，一點極小的表示全都沒有，她是否懂得這歌的用意，別人也看不出來。只在他唱歌的時候，她伸出了手——這是她平常很加謹慎的一種愛意——並且很誠懇地說道：『你真是親切，竟還能記得我底生日，又給我帶來這樣美麗的花兒，和一首如此動人的歌。我最愛的東西就是花與音樂，可是我哪樣都很少遇着。不久我就可以記住這個調子；其實現在我已經記得一半了。』他真拋不下給他的那一隻手，又因為她底親切鼓起了他底勇氣，他現在就把那雕蛇的胸針拿了出來，放在她底手裏。『此外還有點東西，』他說；『這不過是件粗劣的贈品，但假如你還肯戴牠的時候，那我是非常地歡喜的。』

她充分地把他看了一眼，慢慢地將那小匣打開，並且帶着顯然地

不大願意的樣子，當她一看見那金子的閃光時，她就將牠丟在桌上，好像這是一片赤熱的金屬。『你爲什麼這樣作？』她說，一面就匆匆地站了起來。『我沒有什麼地方應該讓你送這東西給我呀——至少我想我底舉止是沒有給過你什麼根據，說你可以送我這樣一件禮物的。我現在知道以前我是錯看你了。連你，也和別個一樣，把我看得很下賤，就因爲我窮而且依靠着別人。我藏不住這事情給我的痛苦，尤其是你而不是別人，』她底兩眼都潤濕起來了。『現在我只好請你卽刻離開我，永遠再不要回來。』說着她就將那花和歌放在桌子上，他底面前，並且不顧他的一切錯亂的誓言和懇求，她仍是盡力想躲開他，臉發着燒，眼裏也滿含淚珠，還不但離開了那狹小的套間，並且也走出了鋪子。

他想等她回來，但這也終於失敗了；那個體格很寬的婦人進來代

替了她的位置，但似乎還毫不知道是什麼驚走的那位少年女郎。足足有半個鐘頭，他坐在沙發裏那一定的地位，心裏仍過着那種可憐的情形。但是因爲她始終是不見影子，他也就只好走開，剛一到街上，他就把花束扯了個稀亂，歌兒也撕成了碎片，並且——『這兒，』他喊，『就是那鬧出這場禍事的，混帳的胸針，你拿去，愛給誰就把牠給誰罷！我趕到你這裏來時，真禁不住要想用牠劃開一條動脈呢。』

『這就是整個的情形嗎？』當他底懺悔完了的時候，我這樣冷淡地問着。

他跳起，好像要衝出去似的。『真是倒不如不來看你還好受一點！』他喊着。『你這種哲學家的脾氣真要命，就是一個朋友在你底身旁斷氣你也不會驚訝的。再見。』

『別走，』我勸他。『我們倆人到底還有一個能信用他的五官，』

這是你實在應該高興才對的。這胸針的故事沒有多大的關係。誰又知道她不受這東西畢竟是否由於那種迷信，說針能刺傷友誼呢。就算這裏邊還有其他的原故，假如她真是疑惑你向她身上使錢，那也還用不着就絕望呀；反過來說，她已經證明她自己是個清白的女郎，很知道尊重自己的；假如你明天就像什麼事都不曾有過似的，跑去見她，並且誠心誠意地向她解釋——』

『你忘了她已經不許我再去嗎？』

『糊塗話！我敢和你隨便賭什麼東道，說她對於這件事一定早已就很後悔了。這樣忠誠的一位 Fridolin 並不是每天都可以找得到的，別管她怎樣想，她總會同情你的——雖然深淺是說不定——要是你從此再不去每天喫兩個櫻桃包兒，她也不再用了那小小的白手灑糖在她們上邊的時候，她一準要覺得缺少一點什麼東西的。難道你還想教我

來了解女人嗎！』

他向着燈注視了半天。『你一定要給我這點面子，和我同到那裏去，再替我解釋解釋。至少她總會讓你說話的；並且你要是肯給我作證——』

『我很願意。我要給她講那些連一個石人聽了都得感動的話。請相信我，這條蛇是不會長久地把你趕出樂園之外的，或者也許密斯洛蒂加並不是那夏娃似的女兒，這個，真對不住，我一直到今天還以為她是的呢。』

他握着我底手，好像多少舒適了一點似的，但仍然還帶着抑鬱的樣子，不久我就拿燈照着他走下了樓梯。

＊

＊

＊

＊

＊

＊

＊

在第二天的黃昏，當我們負着共同的使命出發時，我已經預備好一篇很美麗動人的講辭了，我底朋友給我許多的時候來背誦牠，一句話也沒有說。當我們漸漸走近了那家鋪子的時候，也就把臂從我底臂裏抽了出去，好使我不覺得他是在要發抖。

我自己也不見得十分地自在。在這樣長的一段間隔之後再來見她，並且還要爲一個別人來向她陳說——我是很知道這個地位的困難的，但是我底自尊心却不能不讓自己盡力往好裏辦去，並且提防着再流入了以前我那種胡塗的自私。

我們進去時她不是一人獨在那裏。這是第一次我們在這鋪子裏發現個時髦點的人物，他坐在靠近櫃台的一張小凳上邊，並且當他喝着檸檬水時，顯然是在想使他自己投合那青年侍女底心意。綏巴斯遷底憂鬱的面孔，看了這個景像之後，更加沈暗起來了，雖然這女郎底冷

靜的態度和那總是一兩個字的回答，很可以使他信得過這位大爺底談話，對她和對我們是一樣地不快。

『我們一會就可以把他趕走了，』我輕輕地說，於是以種老主顧的神氣叫酒叫點心，我同我底沈默的朋友，和平常一樣地，仍在那個套間裏坐起。

然而，我竟打算了一個大謬不然。那位生客，他現在是低聲地談着，好像並沒有一點要把他底地位讓與我們的意思。我能由那面掛在那一對貴族中間的小鏡子裏，優閒地觀察着他。他底圍着那已經禿了頂的頭顱剪短來的頭髮，他底稀微的鬍子，瘦削的鼻子上邊的金絲眼鏡，我看了都覺得非常地可厭；我還奇怪他那種毫無檢點的親昵的態度，並且他用了纖纖的白手來捏碎一塊心形的餅時那滿不在意的樣子，好像就是表示着他底碎心的本領似的。我看他大概是一個貴族少

年或者地主，雖然我並不十分擔心他會感動這個女郎，但是看着這樣一個傢伙公然地向她獻着慫慫，也總不免有氣。我正在打算着一些勇敢的計畫，想趕去這個障害的時候，我覺得綏巴斯遷抽搐地抓住我底臂了。

『怎麼回事？』我說。『你瘋啦？』他沒有回答，只指着鏡子，從這裏他也可以看見鋪子的一部份反照着。『看這不要臉的東西！』他從牙縫間喃喃地說，『我不能聽他再有這樣的行爲。』

我剛來得及看見那個生人從櫃台上彎過腰去，想伸手去抓那已退到無可再退的女郎底下巴，我底朋友却已嘩啦一聲推開了我們面前的桌子，兩頰緋紅，雙睛冒火地對立在他底面前。

『你這是幹嗎，先生！』他底低沉的聲音用了全力地說。『你是誰，竟敢這樣無禮地對待一位清白的女郎——這女郎，她——』

他底怒氣真地噎住了他。他站着，一隻手舉在空中，好像是決意着只要他再有什麼大膽的行動，牠立刻就來懲罰似的，同時那位生人，他退後了一步，半驚訝半憐憫地，從頭到脚一眼打量着這位突如其來的戰士。

『恐怕你是喝碧莎酒喝昏了吧，小朋友，』他聲音很嚴厲地說，一面用指頭轉動着他底尖銳的手杖。『快回家去少在這裏胡說罷，下次你得放小心一點，因為你是不會總碰見像我這種能夠原諒你底乳臭未乾的人的。剛才我和你說的事情，洛蒂加——』

說着他就轉過身去，好像他底對手已經不再在他底心目之中似的，並且向那女郎招呼着，她，蒼白得和死了一樣，兩眼緊閉着，依靠在簷和牆壁間最遠的角上。

我已經跟着綏巴斯遷出來，就輕輕向他說，叫他留神他所作的事

情，但他一點也不聽我。

『我只想問一問你，密斯，』他以種沈濁的聲音說着，『這是否有你底同意，這位先生竟對你如此地無禮，普通尊嚴的小姐們是不許的；你和他是否熟識得他可以叫你底教名，還有他和你談這麼半天你是否覺得適意？』

她沒有回答。只向那憤怒的情人哀懇地抬起她那雙大大的眼睛，然而她却沒有懂得牠們底目光。

『洛蒂加，這位可愛的青年是誰呢，那願意作你底武士的？』現在這位生人反問起來。『我疑惑我是干預了你們中間一些溫柔的關係了。對這我實在是很抱歉的，不過，我底孩子，雖然我不非難你底鑑識，但也要勸你以後選擇戀慕你的人們時，應該多注意一點具體的利益。青年學生們底情話聽起好聽那是不用說的，但牠們會引你到那顯

而易見的可笑的結果。我底賬是多少？」

他把一塊錢扔在桌上。

「下次你再給我找錢好了。現在我也不想再多來攪擾你們。」
他拿起帽子預備要走的時候，綏巴斯遷却攔住了他底出路。

「你不能就走，」他勉強出聲地說，「你一定得先當我底面向這位小姐謝罪，並且以你底名譽保證以後再不忘却對她應有的敬重。我希望你能夠懂明白我底意思。」

「我底朋友，」那一位回答，他底聲音已因了興奮在顫戰着。「我很明白你是一個熱狂的夢想者，把世界就看得和個西洋鏡似的。對於你這種孩子的娛樂我並沒有什麼不滿意的，並且還很能諒解；但我可實在不願再和你多談，不然原是件玩笑的事也許竟認真起來，讓我不得不——雖然還當着這位小姐——也只好待你以對付這種小器孩子

的手段——』

說着他就把他底手杖很含糊地幌了一下。我算是剛好來得及也剛好想出了主意來干涉他們。

『先生，』我說，『我要請你把你底名片給我；我們很可以在別處來解決這件事情。』

他高聲笑着，帶種譏刺的樣子鞠了一躬，抽出他底記事冊來，並且遞給我一張片子。於是他和那女郎親密地點了個頭，又簽了下肩膀，把帽子低低地扣在額上，走出了舖子。

有一會的工夫，我們三人都在原來的地位楞着，如同中魔一樣。我，因為所受的影響最少，是最先恢復過來的一個。

『看上帝的面上，小姐，』我向那窗裏蒼白的石人說道，『請告訴我們這個人是誰。怎麼他對你會有這樣的舉動？你是從什麼時候認

識他的？」於是又放低了聲音。『我當着天求你，說罷，哪怕就只一句話呢。你也看見了我底朋友現在的情形了；這一點於他的利害關係，是比你所得到的要深得多呢。你也許還不知道，對於他，這世上就沒有比你更加神聖的東西；你應該向他說明——』

他似乎是聽見了我所說的；忽然地一動好像擺脫了什麼重負似的，蹣跚着走向櫃台，她站在這後面，像是在壘堡之中，難以夠到。

『只要一句話，洛蒂加，』他喃喃地說。『你是否認識這個無禮的人？他這樣子看待你是有你給的什麼根據嗎？是或者不是，洛蒂加？』

她沈默着，兩手無力地垂在身邊。我看得很明白，兩顆大眼淚從她底睫毛中間忍不住落了下來。

『是或者不是，洛蒂加，』他更加迫切地說着，胸部是在很快地

起伏。『我想知道的只這一點。不要以為我所碰見的這第一個無禮的傢伙，會有一點動搖我底神聖的信心。但是剛才爲什麼你沒有一句責罵他底話語？現在你也爲什麼緘默？』

她底全身都抽搐起來。眼仍然合着，她摸索她底窗後的椅子，但並不坐下——却跪倒在牠的旁邊，將臉伏在椅上。『我求你，』她喃喃着說，聲音幾乎都聽不見了，『關於我底事情，請一點也不要再問了——去罷——永遠再不要到這裏來。假如這話可以給你點安慰的時候，我就告訴你我實在是清白的，和神底存在一樣地確實；然而我却如此地不幸，簡直更甚於我就是一個罪人。去罷，我很感謝你爲我所作的一切，但請你離開我，忘掉我在這世上。我真情願死了還痛快些！』

『洛蒂加！』綏巴斯遷狂喊着，想就衝進去扶起她來，但是她，

很傷心的樣子伸出手來攔他，於是我把他扯了回來；掙扎了半天，我給他講說他們倆人這時都太興奮，是不能彼此了解的，勸他暫且先離開這可憐的孩子，於是我們走了，說好明天再來。

我們沈默地在街上走着。要想給他說我們今天所見的景像，很搖動我對於他底愛人的信仰，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至於其餘呢，他那時的行爲我是非常滿意的，並且自認要在他底地位時也一定取完全一樣的行動。

一直到了我家的門口，他這才打破了沈默說道，『你一定得給我這點面子，明天一早就去找那個人。』（我們已經從名片上知道了他底姓名和住址；他是個城市法庭中的陪審判事。）『其餘的一切瑣事我就都交給你了。』

『這自然，』我回答說，『我當得爲你盡力；但這種事情——我

從來沒有向人挑過戰，並且統共說來我也只看見兩次的決鬪；這一次，我想，我們恐怕是要用手槍的。你認識的人裏是否有哪個是通曉這類事情的呢？——和這樣一個傢伙交涉，總要都辦得很合規矩才好，他簡直把我們兩人都看得和小學生一樣。」

「你說的也對，」他道。「但這實在是沒有辦法。我不能讓第三者來參預這件事情。也許他會告訴你什麼——又說她底什麼壞話——我哪能預先知道呢？所以一切事情我們都得自己保守起來。我明天整早晨都不出去，你和他一辦完交涉就直接到我這裏來好了，行不行？」

我就和他這樣約好，然後分手。這晚上，我對於每下究問所捏出的詭詐的回答，天知道我底父母聽了會怎樣地想呢。

*

*

*

*

*

*

*

那晚上說真話我實在睡得很少。我不斷地想着那些會繼續而生的事情，聽見手槍一響，接着就看見我可憐的朋友倒在地下。但同時我也很懷疑於洛蒂加底行爲，並且越來越更強烈地相信她是不值得一個忠實誠心的少年爲了她底原故而向人挑戰，並且以生命來保證她底真潔。

天還沒有很亮我就已經爬了起來，但這會可並沒有作詩的情懷。我先是全身都穿上黑色的衣服，好像一個當事人底副手；但後來又想還是打扮得隨便一點的好，寧可把這事看得冷淡些，就像這種事情在我簡直是日常的便飯似的。於是我就只穿一身舒適的夏季的衣服，僅把平常戴着的便帽換了一頂黑色的禮帽，還戴上了一雙簇新的手套。我對着鏡子看看，覺得自己確乎高大了許多，而且也確乎更優闊尊嚴一些。但雖然如此，我對於早點還是喫不下去。我底舌頭上有一

股苦味。

到差不多九點左右，我就離家出發了。我們敵人所住的房子是在城裏最好的地帶，看門的人告訴我，說他想要和那陪審判事會面恐怕是不很容易。可是另外的一個聽差，雖然待我是很有點瞧不大起的样子，却招待我到一間小屋裏，並且說他主人不久就會出來。

我很有工夫可以向周圍觀察觀察，雖然我已拿定主意說不能因了外界的情形而氣餒，但當我默默地把這位漂亮的獨身漢底精舍，和我底朋友家徒四壁的房子一相比較的時候，也不免要覺得這場賭賽是太不公平。兩個毫無閱歷，羽翼未豐的孩子就竟自和一個精通世故的人對敵，並且連到底我們是對與不對都還沒有十分地弄清。我自認這回的事我們作得真是有一點荒唐，就是我所有的抒情詩式的理想主義，也無力來否認這拙劣的散文的事實。

我越等得久，越發下好決心要在我們底敵人進來的時候，以種嘲弄的微笑見他，並且問着自己怎樣才可以以適當的尊嚴來同他相見。但使我喫驚的是簡直就用不着這類的事。

差不多過了十分鐘的樣子，門開了，那陪審判事剛剛把腦袋伸了進來，以最溫文爾雅的口氣說道，他還沒有將衣服完全穿好，讓我在這裏等候，他是非常地抱歉的，但同時他又請我抽他底烟，一點不必客氣。

再過五分鐘後，他進來了，握着我底手好像是老相識的樣子，並且請我坐在他底綢墊的長椅子上。他一定要讓我點起一根紙烟，但對於那聽差在一個銀盤裏端來的早餐，我却拒絕和他分享了，並且當我還正在想着找那最中聽的話來開我們底談判時，他就已預先料到了我，於是他一面倒茶一面很親切地說道——

『你來了我很高興。我也猜得到你來是爲的什麼事情，我很可以坦白地告訴你，昨天我對不大住你底朋友的地方，實在給我一個很不痛快的印象。想你也總能了解這點，忽然地被一個青年——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晴天霹靂地痛罵一頓，自然是叫人很不愉快的。但是就另一方面說，我對於人情是很能了解的，你這位霹靂火的朋友底行動，無論多麼細微的，我都可以給解釋一個清楚。他是在愛着那位小女郎，這裏可見他底鑑識還很不錯。他一定很賣力氣念過些浪漫故事，和舊日的傳說，並且以爲他已經從這裏懂得了許多的人情世故。這種甜美的幻象不久自然就會完全消失的，但當牠還存在時，牠却使人那樣地幸福，誰要還不到時候就給牠底肥皂泡兒吹散，那才真是忍心呢。最少我是不願奪去任何人這種天真的享受的。所以我要是擾亂了任何溫柔的關係，我很願誠心誠意地抱歉。我希望你底朋友能滿意

於這個解釋，至於我呢，我祝他能有許多的美夢，並且在時間到了的時候，極其溫存地醒來。那烟怕不大通氣吧？可以再點上一根。請問你學的什麼呢？你還是一個學生，是不是？」

我覺得自己登時就羞得通紅了。有一會的工夫我還懷疑是否應該加以否認。然而到底我却把真話說了出來，『到復活節時我們就可以經過畢業考試。』

他總算還寬大，沒有濫用他底優越的地位。

『年紀青青的，』他善意地搖着頭說，『就已經都是這樣的 Don Juan了！你也很像是頗有希望的人，我底少年朋友，只要你自己能更加自制一點——』

『請你原諒我，』我說，『但我得回到目前的這個問題上來了。我底朋友，你觀察得很對，實在對於那個女郎懷着很誠懇的愛情，並

且爲了你對她的無禮的行動，他覺得很爲憤憤。我想假如你肯親筆寫下幾行，爲你對於密斯洛蒂加的行爲道歉，他大概總會滿意的。如果不然——」

他帶着如此驚訝的樣子向我懷疑地望着，以至我忽然地覺得無力起來。

「你還真認真嗎？」他說。「我看你底樣子也很聰明，怎麼就會贊成這件你爲你底朋友所負的使命呢？我對於密斯洛蒂加的行爲！這可未免說得太過一點了！得了，我底好朋友，我們能少鬧點笑話就少鬧點罷。你曾經細細想過你要向我提議的事嗎？雖然我知道尊重一個高級班的學生底誠心和那高潔的感情，但他就真嚴重地以爲我應該向他賠罪，爲了在一個小館裏偶爾摸了一個女郎底下巴嗎？」他說着就笑起來，把烟頭從窗口扔了出去。

我站起，說道，『我怕這還不能使我底朋友滿意。至少我想也要請你聲明你不知過有什麼影響於密斯洛蒂加底名譽的事。』

『你請坐，且聽我說一個究竟，』他插嘴說。但現在我才知道你真在認真，爲了你底朋友底利益，我是不得不把真話說出來了，他所處的是這樣一個可悲的情形，一定的他是要弄出一些傻事來的。在差不多十年前的時候，我認識了一位很有特性的夫人，就在這柏林城裏。她是德國人，但叫的名字是波蘭名字，她底第一個愛人，一個波蘭貴族，他把她留在柏林城裏住着，有一個孩子。因爲她很美麗，而且又不是不受人底安慰的，所以她有許多戀慕的人，過着很華麗的生活，也開一個小小的賭局；我還清楚地記得我一進去的時候那種奇怪的印象，我看見一個八歲的孩子，坐在牌桌上邊，睜着一雙很大的睡眼望着一堆一堆的金錢，接着又望望她母親和她底朋友，一直到香

檳酒（這酒，她似乎還很愛喝一兩口）發作了，她就倒臥在一張沙發椅上，周圍是嘻笑和錢聲，以及非常隨便的談話。我當時很爲那漂亮的孩子難過，並且想，她對於她底母親大概是不会怎樣敬重的，她，甚至就在她底女兒的面前，也絲毫不自加檢點。幾年之後我也就斷絕了往來，因爲這個花費實在不小，但我間接地聽說，這位波蘭的伯爵夫人——我們平常就這樣叫她——還是和以前一樣地在過日子，只是已不大再靠她自己底吸引力，而弄些年青貌美的來幫她底忙了。我無意之間也問起過她底女兒，但因爲談話轉到別的問題上去了，所以我沒有得着回答。

『却說——昨天當我偶爾經過那個可憐的糕餅舖時，想什麼也不想不到從前的老故事來，但我却看見一個老婦人在門口上車，同時那店女是在往車裏放着幾包買好的東西。當她轉身再進那舖子裏去時，我

就認出當年那生着一雙疲倦的眼睛的女孩了，她已經長成個美人，她假如願意的時候，真可以壓倒她底母親呢。因為當時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於是就隨了她進去，和她論起我們底舊交，但使我喫驚不小的，是她底嚴厲和不可親近的樣子，正和她底媽媽夫人的性格相反。雖然我向她盤問了半天，我所知道的就是她已經在三年以前和她底母親分開，但她這三年幹了些什麼事情，被人轉過幾次手，和她那凜然的態度到底是裝的還是真的，我都還沒有弄清的時候，我們底 Orlando Furioso（註），你底絕妙的朋友，就突然地闖來了。現在，我已經給你下了這一番解釋，請你自己判斷判斷，那要我來保證這可憐的

註：Orlando 係敘事詩，其主人翁 Orlando 因為 Angelica 和 Moor 人 Medoro 底不正當的戀愛，因而發瘋。

孩子底品性或者爲了她底貞潔來和一個熱狂的孩子決鬪的意思，是否
是未免太過於滑稽呢！

『得了，得了，』他接着說，『假如你多少還能勸導你底朋友的
話，我親愛的朋友，那就請警告他不要進行得太過罷。就即使這女孩
子還是完全純潔的，但由這樣的來歷，這樣的母親出來，還會好到哪
裏去嗎？你底朋友也是正經人家的子弟，告訴他不要連累他父母和他
自己——只因爲一時的私通，——趁這時還來得及呀！叫他去賭他底
心血，和劍與火來爭雄，來罷！——我很希望你能讓他清醒一點；現
在務必請你原諒我，我有件案子就要開審了。』

他站了起來，但我還仍然被這回的曝露弄得和石人似地坐着；於
是他喊進他的僕人，在彼此對說了一些很敬重的話後，就叫人引了我
出去。我像個醉漢一般蹣跚地走下了階沿。

* * * * *

這已經是一點鐘過後了——因為我心裏得繞一個很長的彎兒才能決定來結束這件傷心的事情——當我發覺自己是在綏巴斯遷底門前敲着的時候。一個很微弱的聲音叫我進去，我發現這個不幸的人是和衣在床上躺着，一看他那紛亂的頭髮和衣飾，就可以知道他昨夜也是這樣子過的。我還一句話沒有說，他就把枕頭上他旁邊一封折開的信遞給我了。這是個小孩在早晨一清早的時候送來的，沒有等回話他就走了。

自然我是不想精確地寫出牠底原文來的，但大旨却是下邊這樣：

『你剛一離開我時，我就想到那因為我這不幸的原因而起的爭吵，也許會弄出很怕人的結果出來。所以我寫這封信來懇請你，乞求

你，假如你對我所懷的感情真是誠意的話，就把這件事情拋下了罷，還請你相信我，你爲我來犧牲你自己，實實在在「我是不值得」，」（這幾字是用雙綫特別標明着的）『答應我你以後要把我完全地忘掉。我是個可憐的流落的人，只有死是能以拯救我的。但我也不會就死，所以這點你也用不着惦記。我要試一試是否我還能生活着，而沒有不幸的運命步步追隨在我底後面。我謝謝你，爲了你底愛情和你底親切，我是永遠也不會將你忘掉的。但不要尋覓我。我已堅決地決定再不見你了，你要不服從我底希望，只顧努力圖和我會面的話，那是只足增加我底不幸的。』

這封信沒有稱謂，也沒有簽名，寫得很堅決，通篇沒有一點錯誤。

我默默地把信還給了他，因爲不想在那時候和他說，在這情形之

下，她最適當的辦法實在莫過於就探這果斷的手段。但是我却漸漸地發現，這封信在他的印象，不過是她自己對他的喜愛一種更較明顯的自白，此外再沒有別的。這就是他所一味放在心頭的；他們底隔絕在他看來並不十分地重要，不見得有很嚴重的決意，並且實際上是不能的。

於是我覺得實在再不能把我底消息瞞着他了，並且將我和他底敵人會面的情形給他作了一回確實的報告。但使我反喫一驚的是這並沒像我所擔心的給他什麼受不了的打擊。他告訴我他自己也曾推測出一些這類的事情，還說，雖然他很因此惋惜，但牠不僅絲毫不能變動他底感情，反到只把他底愛情增進成更明確的崇敬，因為她曾經從這樣墮落的環境裏擺脫出來，而心地又如此地高尚，甘願獨自地忍受那本非她所應受的悲哀。他也很知道，他底前途要碰見一些障礙，就如對

於他底父母，朋友，家庭等等。但是她既已明白地告訴他，說過她是她所珍愛的人，所以決沒有怯懦的猶疑能阻止他來補償她在殘忍的命運手裏所受的苦痛。假如人世點污了她底純潔的生命，他就要來以他底心中的血完全洗淨了牠。

他就這樣像有點熱病似地傾吐着一切，他底十分緊張的熱情，和那種天真勇敢的精神是使我如此地神往，我不但把一切反對的意思都藏在心裏藏了起來，並且還真相信一切都應該是這樣子，現在那唯一的重要事情就是我出這少年女郎來，勸導她回心轉意。我立刻跳進一輛車子，趕到那舖子裏去，希望在那裏能得到她底踪跡。綏巴斯遷留在家裏，他不敢反對她底明令來一同地尋找。我們約好在正午見面。噯呀！我回來的時候仍舊和去時一樣，什麼都不知道。那糖果店的主婦，對於她底店女的辭去，也是那天清早看了她桌上一張便條才知道

的。也沒有一個鄰居看見她走。她底動產大半都沒有動，只帶走了幾件衣衫和一個行囊，這是那位好婦人知道她有而現在找不着的。她當時就已經報過警署。但一直到現在大家還都沒有辦法——那可憐的孩子是完全地失蹤了。

到這時，那憂愁以及幾個星期來的興奮的結果，就起始很重地影響到我底可憐的朋友底身上了。他那種極端失望的樣子，我起先看了還很怕他會發起瘋來；不是因為他底狂亂的情感爆發，或者那昏迷嚙語的憂愁，只由於一種壓制着的狂暴，牠，在牙齒打戰的時候却想着，和一種毫無目的的忽而走動，忽而靜止的樣子；他自言自語地說着話，還高聲地笑着，同時一顆顆的眼淚，在他是毫不自覺的，滾下了他底兩頰。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一個真誠深刻的熱情所生的強烈的痛苦，我驚駭得把一切都忘掉了，並且簡直不敢以平常的言語來安慰這

可憐的朋友。

白天我整天和他都在一起，夜裡也呆了不少的時候，直到差不多中夜的時候，我看他底樣子實在是很疲乏了（他前一夜就沒有合眼），這才聽他底請求，答應離開他一下，然而也還一定要他底房東太太鄭重地答應我好好地照應着他，因為他病得非常地利害。我知道他沒有什麼武器，並且希望睡眠能使他稍為好些。

可是，一到第二天早晨，我就實在呆不住了，我責罵我自己為什麼離開了他，並且焦急地趕往他底寓所。但是他却已經不在了。他底房東太太遞給我一個寫着兩行字的小條，條裏他說要和我暫時地告別。他要不將她找着他是不會安定的，但他也不會作什麼荒唐的事情，因為他並沒有忘却他此外的義務，所以我很可毫無疑慮地候他歸來。

他打好背囊，帶着手杖走的。房東太太還告訴我，說他好像也睡了兩三個鐘頭，因為他底兩眼走時比較清明一點。

這不過是很微小的一點報告，但我却也只好以此自足了。加我也要陪我底父母前去旅行，離開有幾個星期。我寫去的信——因為我是總想念着他——也沒有回信來，所以我回家以後，第一次散步就走向他底寓所去時，我是完全預備着去看一個空巢的。因此，在他親自開門出來的時候，我也就更加高興，雖然他底面貌還帶有憂傷的樣子，但使我覺得非常難過的那種病態的緊張的表情已經是沒有了。

他不會覺到那失落的人底任何形跡的事，他雖然沒有多說，我却已猜出來了。一種抑鬱的冷淡好像已滲透了他底精神；無論什麼給他作的事情，他作起來總像是一個對於這事毫無利害關係的人，——並且那最引我注意的，就是他對於音樂的熱心也好像完全都消失了似

的。他連一首簡單的歌都不再唱了，也從不再徵引什麼曲譜，假如他能够不用教音樂課而生活，那他也是很願意放棄的。他底性格裏主要的機關似乎已慘遭破壞，有地方有着無可救治的毛病。

第二年春天，當我們一同都進了大學的時候，我差不多每天都看見他。他很有規律地聽法科的講演，並且已作了一個會裏的會員，在這會裏，他底驚人的劍術和現在他那誰都知道的沈默很使他出名，我正在希望着那給他如此深重的影響的事變，始終不要給他底健康的身體留下什麼惡果的時候，忽然又發生了一件事情，重新撕開所有舊日的傷痕。

我願爲了簡潔的原故，將這淒涼的故事順序地講來，不必依照我，在很長的時間裏，一點一點的，從他聽來時的原樣了。

*

*

*

*

＊

＊

＊

這時正是一八四七年的聖誕節。他已經決定過這個節假——不和一向似的，回去看他底父母，却來努力研究他底講法律的書籍，長期的心情的散漫已經很使他落後了好些。我想勸他到我家來過這聖誕夜也沒有效果。實在他是照例躲着各種會的，就是他偶爾出席一個實際上的聚會時，也總是給人一種沒有什麼好意的印象，尤其是對於婦女們，因為他底沈默和他固執地拒絕唱歌。

在這個特別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整天都在他自己屋裏很辛苦地工作着，叫他底房東太太給他弄了點東西來喫，只在五點鐘天黑得不能寫字了時，他出去走了一回，還留話叫別把他底火給弄滅了，因為他只往聖誕市場去看得一點鐘的樣子，就又要回來，而且一直寫到深夜的。他走到街上，覺得冬季的涼風很使他清爽。前幾天的嚴寒似乎

已多少減退了一些，大塊的雪花是在輕輕地下着，他也不把牠抖掉，反而很喜歡牠們消融在他底發紅的臉上。他底鬍子，在上一年裏已長得非常的美麗，並且使他底面孔好看了許多，現在是讓雪花鍍成白色了。

他慢慢地從帝王街走到了大選舉侯橋。那裏有成羣的衣服穿得很豐厚的人們如飛地掠過，他們已經在這最後的一瞬買好了要用的東西，現在是要趕忙回家去，因為在各處的窗裏已經射出聖誕的燭光來了。這個孤零的學生擠在人羣裏走着，也沒有那種鬱鬱懷家的情緒，這種感情，特別在這個黃昏，是常要使到大多數的青年底心，當他們不能和家人在一處過節的時候，覺得非常沈悶的。他已經在兩天前送去了給他底父母和妹妹們的禮物，這晚上他是在望着他們給他的一匣聖誕節的贈品，可是，這個，他也並不覺得急於想收到牠。沒有人對

於他底財物的增加上，會比他還更不在意的；實在，自從他失去了那件他所熱狂地追求過的東西以後，對於此外的一切他就都覺得冷淡了。

他在那大選舉侯（註）的乘馬像前站立了一會，這像，蒙着一身雪衣，和黯澹的冬日天空相映起來，顯得比平日更加莊嚴而且陰森。在脚下，兩邊都被冰鑲起了的河流，是在黑黑地默默地向前流着，在一座遊船裏，船夫已經將一棵小小的聖誕樹點着，牠就從那開着的門裏射出了一道光來。一對鮮紅面頰的孩子站在一張矮桌旁邊，一個吹着很小喇叭，那個在喫着一隻蘋果，這孤零的旁觀者，也許還會在橋上站立很久，審視着這首質樸的牧歌，但那流水一般的人却將他沖帶了

註：大選舉侯，The Great Elector，即德國 Brandenburg 之選舉侯威廉腓特立。

去，在 *Gehlsplatz* 那裏的聖誕市中最熱鬧的中心點把他送上了岸。

他在那些攤間的幾條要道上往來走了一會，看着那些買主和賣主高興地講着買賣，聽着那些頑童們喋喋不休的話語，和那些孩子們叫賣着各種貨色的尖呼；於是他默默地嘆息起來，心想着自己對於這世界實在沒有一點牽連，雖然在這裏這節日是過得如此地快活，他就是忽然地把他移到了天狼星上去時，一切也還是如此，在那個星球上的居民裏，他也總不會覺得比這裏還更孤獨的。轉瞬間他又突然地決意要高興起來，並且實在都哼出『記得啊在遙遙的往日』的調子來了。這時，一個多嘴的，賣細緻商品的女人打攪了他，請他選點漂亮的小東西回去給他底『太太』。他聽了這話忙着就轉身走開，進了一條比較稀少的小路，在那裏一些小商人陳售着他們那只值一兩個便士的貨品。

他還沒有走上幾步，一個奇特的景象就吸住了他底眼睛。在一個賣便宜玩具的貨攤前邊，立着一位婦人，穿的正是那時流行的一件很絨麗的狐皮鑲邊的波羅尼女衣（polonaise），頭上戴着頂方形的波蘭帽子，一片厚紗遮在她底臉上擋禦雪花，所以看不見她底面孔。她已經把那個大的暖手筒卸下，放在她面前的櫃台上邊，用那戴着非常精緻的手套的小手在忙於揀着各種的玩具，並且將牠們分給一羣街上的孩子，他們是緊緊地圍繞着她，狂喜地爭着這些不意得來的贈品。攤上的商人說了幾句有氣勢的話，才使他們略為安靜一些，最後他們都分散開了，把他們底寶貝緊緊地抓在那小拳頭裏，但向那給他們底人說聲『謝謝你』的只是少數的幾個。

『現在你算算我一共該給多少錢呢？』那婦人說。

她底聲音像電流一般地流過這個青年底全身，他已經在她不知不

覺之中走上前來了。

『洛蒂加，』他輕輕地低語着。

那婦人很快地轉過身來，她在驟然間的第一個動機就是想把她底面紗扯得更爲嚴密。可是以後，籍着攤上的燈光和雪色的反射，她認清了那個只離她兩步站着的人。匆匆地付了眼，她就轉身向着綏巴斯遷，伸出了手來。

『原來是你，』她說，一點也沒有表示什麼特別興奮的樣子。

『我從來沒有希望過會和你見面。不過這只使我和你會面了更加高興呢。你有什麼約會沒有？有沒有地方等着你今晚上去呢？沒有嗎？來，讓我挽着你底臂。我也是自由的——自由得很，』她添說末了這句時，帶着種很特別的表情。『這真是舒服，在雪裏走走，看看這許多快活的面孔。有時候我真覺得無須乎受什麼很大的苦就可以快活，

因為許多人都是這樣子，而且也不費什麼。你不同意於我嗎？」

他不會回答。這完全沒有料到的會面簡直弄得他莫名其妙，並且她底言語動作的快法也使他迷亂。她立刻就靠在他底臂上，從先她可是很小心地閃避着任何接觸的，這時她是在他底身旁走着，很優美地將她底小腳踏在雪裏，她底頭垂着，臉上帶着種很光彩的若有所思的表情，似乎是在計劃着什麼神秘驚人的事體。他只敢不時向她偷偷地瞥視一下。她顯然成長了好些，顏面各部也都較比更顯著了，但這只增加了她底美麗，並且她那皮帽子戴起來非常地合式。

『密斯洛蒂加，』他終於說話了，『我竟會在這裏找着你呢！你不知道——你怕不會相信我曾經怎樣地找你——怎樣自從——』

『我爲什麼不相信呢？』她很快地說。『你以爲我不會知道，在這世上，你是唯一的真心愛我的人嗎？這就是我爲什麼不得不離開你

的唯一無二的原因了。你底愛情與和善只應得到更好的酬報，是不該因了我底原故而弄成不幸的。一個可憐的生命毀了也就很夠了，甚至連這也都要覺得是很不可解的事，當你想到世間還有個上帝的時候——不過我們談這些沈鬱的問題作什麼呢？告訴我這一向你怎樣過來。你知道你比從前長得好看得多了嗎？你底鬍子長得和你非常地相稱，然而你還有和從前一樣天真的眼睛，牠們要生在一張女孩的臉上，也許還更合式一些罷。可是當牠們瞪視一個流氓時，也會顯出很勇敢堅決的樣子來呢。

『原諒我，』她接着說，『因為我如此地多話，但你不知道我會沈默過多久呢——差不多是「永遠」，自從我們分手之後。我實在想的太多了。但現在我已將一切都安排停妥，所以我十分地快活。這是在不久以前我才辦到的。連昨天夜裏我都還有許多十分可怕的念頭；

她們真像冰針似地刺着我底腦筋。於是我自己說道，「這總得有一個了局才行。」無論是人或者是神都不能要任何一個滿腦子都是這類思想的人再活下去。在十分明瞭了這個之後，我底精神就又恢復了，甚至連舌頭都再鬆動起來。但是你可更沈默了。這是怎麼回事？你難道就沒有有一點點的高興嗎，對於我們能如此親近地在一處走走，覺得雪花飄在我們底臉上，並且看着這許多享樂他們底聖誕夜的可憐的人們？我到是也想自己來過一下節的，所以我把我最後的兩塊錢都拿來買聖誕禮物臨時送了人。但是這也沒有多少意味：一個人若是不愛那受贈的人時，這贈與之間是沒有什麼快樂的。現在我很後悔我再沒有剩下的錢了。不然你和我互相送一點東西到很不錯。」

『哦，洛蒂加，』他說，『現在我可又找着你了——你待我是如此地親切——你也知道我是愛着你的——』

『Hug!』她插嘴說，『這是只可覺得，而不要說出來的。因為今天一切還是一樣地淒涼，一樣地是完全絕望。』

他突然地站住，向她直視着。『絕望，』他這樣地呻吟。『但你是否明白我已經什麼都知道了，並且是把牠看得和月亮裏傳着的故事似的，毫不在意呢。要知道這世上我除了自己就再沒有什麼需要商量的人，並且假如我自己底父親和我自己底母親——』

『看上帝的面子，不要再說了罷，』她喊着，臉上現出種苦楚的樣子，並且將她底手按住了他底嘴。『你簡直不知道你說的是些什麼，這多麼可怕，而且將來總有一天你該如何他失悔啊。你有一個你能夠敬愛的母親，她愛你勝過世上的一切，並且是很得意於你的，難道你要把憂愁與恥辱加在她底身上嗎？你要是會正當地考慮過那些話的意思——但我們也不必再說牠了。來罷——我願意向你承認我底肚

子是很餓的；由昨天晚上起，因為極端的惡心，我一點什麼也沒有喫。實在，我當時還想我嘴裏是不會再有健全的味覺呢，但自從和你這樣愉快地談了半天之後，我覺得要好多了。帶我到哪裏去喫點東西。喫完了我們還可以再繼續談個兩點鐘的樣子，但是你可一定得請我，因為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底錢已經在那些玩具上都花光了。」

他立刻轉入了一條小街，很快地把她領到一家熟識的飲食店裏，這間鋪子在這時通常總是沒有人的。他們都彼此沈思着，他是半害怕，半欣喜地，在驚異着種種事情發生的經過，並且問着他自己現在牠們又該轉變成什麼樣子。雖然一方面她底隱祕的暗示很使他焦心，但同時她對他的自由坦白的態度，和她對於他底感情的明白的認識，又使他覺得有一種安慰。

『進去，』他說：一面推開了一扇小門，門上有一盞藍燈點着。

他們走進了一間明亮舒適的餐室，這裏只有個年事稍長的侍者，穿着一條樣子很老的綠色圍裙，在一角坐着打盹。他看着這進來的兩人，有點驚訝的樣子，然後趕忙地跑去要綏巴斯遷所叫的東西。

『他把我們看成兄妹兩人呢，』那少女低低地說着。

『或者也許以爲是一對新婚後旅行的夫婦啊。Y，洛蒂加！』說着他就抓住了一隻她底剛剛卸下手套來的小手。

她也熱誠地沒有一點不安的樣子，回報着他底熱情的一握。『這地方真很不錯，』她說，開始脫着她溫暖的衣飾。『我真高興能和你再會一次，在我還沒有——』說着她又突然止住了。

『你想着什麼事情？』他非常不安地問着。『這「真的」不是我們最後的一次——』

『不要問我罷，』她說。『我是有了準備的，你無須乎爲我關

心。當我從前寫那個小條給你的時候，我真不知道我會弄成什麼樣子。那正是我剛得到安全的時候。同時你或者還有別人在各處尋覓着我，我是住在離那家鋪子不遠的一個老朋友家的頂樓上邊，這是我唯一的朋友，一個有喘病的裁縫婦人，她常到我這裏來買咳嗽藥糖，並且同我非常地要好，因為我時常會幫她縫一兩針。這可憐的東西要是病得利害的時候，有時竟一連幾個星期賺不着一點什麼。我那夜去叩的就是她底街門，並且還真地在那裏藏了兩月之久，因為沒有一個人注意於她，並且我時常幫着她縫縫，弄我們儉樸的飯食；但最後我實在不能再在這樣個籠裏忍耐着生活了。我積得有一點錢，想越境到法國去，那裏沒有人會認得出我。但我在半路上就被阻止了，因為我底護照有點不對，於是我照例被當作一個浪人送了回來；並且在這柏林城裏——不過還是不必提牠罷。我已經覺得又起了那種惡心了，並

且這裏就是我們底晚餐，我們總不要讓牠喫不下去才好。』

他把那侍者拿來的酒給她倒了一杯，並且要爲她祝福。『你和我，』他輕輕地低語着。

『不，祝福你一個罷，』她回答說，啜着那一杯酒。

『這白葡萄酒你喝着太強嗎？』他問。『我再叫香檳酒怎樣？』她用力地將頭搖着。『我一滴香檳都不能喝。我喝牠喝得非常之早，而且是在非常不好的伴侶中間。但是你也得和我來同喫，假如要我把晚餐喫得高興的話。』

他弄了點東西放在他底盤裏，雖然他是一口也喫不下去，只不斷地注視着她盡力地進用他們簡單的餐食。她底頭髮還是一樣地短剪着，服飾也仍然十分平淡，她底體態是如此地豐滿，如此地柔軟，簡直她底一舉一動都能引得人歎賞。她還不斷地抱歉她喫得太多。

『這只是，』她說，『因為我又一度地快活了，並且一切都是這樣地好，我們是如此愉快地獨在一起——你和我。這個——她把一片野味從她底盤裏放在他底裏邊——』你無論如何得喫了牠，不然我真要相信你是甚至連同我在一個盤裏喫東西都覺得討厭呢。假如一切會變個樣子，我們真能一同到世界上去旅行的時候——那可美麗極了！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總有一天你會和另外一個人，她同着你，過着幸福的日子；這世上各人底命運是分得非常之不平均的，並且他一定得容忍着他自己底，直到牠實在是太壞了的時候。再給我倒上點酒罷——那一杯我已經不知不覺地喝完了呢。謝謝你——來——祝你底母親康健！這是最後的一杯了。』

她喝乾了那杯，當她放下杯子的時候，他看見她抖戰了一下，好像一隻冰冷的手忽然握住了她似的。

『我們走罷，』她說。

他會了賬，又將他底臂給她挽着。當他們走出來時才發覺那大片的輕軟的雪花已經變成一陣微狂的風雪，直撲着他們底臉。

『現在我們上哪裏去呢？』他問。

『我是隨便哪裏都行。我已經沒有家了。實在我是想着——但是在這樣的露天地裏分手，那也未免有點太草率可憐了。你底住所離得遠不遠呢？』

『我還住在那老地方。過了橋，再走得一百碼的樣子就可以到了。來罷。』

『那是——』她說，一面扯着他像在考慮的樣子。『你忽然地帶了一個女郎回去，那和你同住的人們會怎樣地想呢？』

『你不是蒙得有面紗嗎？』

『我？我倒是不關心我自己的。明天我就要——誰知道是在多遠的地方，在那裏我就可以不顧一切的批評了。不過這件事也許會傳到你母親底耳裏，給你以後惹許多麻煩。』

『不用怕，』他說，一面握着那貼在他底臂上的手。『我住的房子還另外有一個便門，並且樓梯上他們是不點亮的。我們一個人也不會遇見。』

心頭是在很快地跳着，他領着她走過那現在已經是沒有人跡的街上，並且時常地他們要靜靜地站住，彼此倚靠着，聽那冰冷的寒風掃過。有一次，當他轉身躲避着風雪，並且將她更緊地偎在懷中的時候，他就低頭匆匆地隔着面紗吻了她一下。她也沒有抗拒——只說道，『我想那最利害的風雪現在已經過了，我們走罷。』此後他們一句話也沒有再說，一直走到了他家。

那陡峻的樓梯是——正如她所猜的一樣——非常地黑暗，當他們頂着脚，走將上去的時候，他在前面，牽着她底手免得她踏錯了步，誰也沒有碰着他們。他們只聽見孩子們底聲音從門裏傳來，看見樓上屋子的鎖孔裏有一點光亮，告訴人一個聖誕樹是在那裏。

他小心地關起了門，讓她在前面走進那黑暗的小屋，屋裏只映着爐火的紅光和白雪的反照。然後他把兩個門都門了起來。『靠着我們的是間廚房，』他說，『但是現在那裏一個人沒有。我們也無須怎樣地低聲談話。但是房東太太也許還會來一次問我要不要什麼東西。』

她一點沒有回答；她已經坐在窗前的一張靠椅裏邊，正在望着窗外的風雪。

*
*
*
*
*
*

當他點起了他那帶着綠罩的小學生燈時，他看到桌上有一個匣子。『你看，』他說，『這是家裏寄來的聖誕節的禮物，不過現在我們先把她暫時擱在一邊再說。你寬寬衣服坐在這邊的沙發裏不好嗎？你穿着這些皮衣服一定是太熱的。』

『一會我就要走了，』她說，『但是你說得也不錯，這爐子燒得很旺。』於是她開始脫去她底外衣，卸下了她底皮帽和手套——他幫着她。

『但是現在我們就把牠打開不好嗎？』她說，搖着頭將垂下的頭髮擺了回去。『我很希望知道匣裏是些什麼東西呢。』

『我是一點都不忙呀，』他笑着。『我剛打開了一件更可寶貴的東西。』

『你應該自己知道慚愧，』她回答說，忽然地擺出種冷然的口氣

來。『你真不配讓你家裏的人想法來給你快樂。我，假如一個母親從遠處寄給「我」一匣聖誕禮物的話——把牠給我——我來解這繩兒。』

她忙着用她自己帶的一把小刀將外面包着的紙割開，同時他是小心地抑住自己底情緒，在看着她底極美的雙手底一舉一動。

『洛蒂加，』他說；『假如你和我都一同住在美洲；而這個匣子隔海寄來——』

她搖了搖頭。『那時候就不會有匣子來了。』

『爲什麼不呢，洛蒂加？假如我母親了解你和我了解你一樣，你想她還會爲了你所無力克服的環境，而認成你是罪惡的嗎？自然地她有她底偏見——和所有慈愛的母親一樣。但是我知道她愛我是更甚於一切的偏見的。』

那女郎中止了她底解包，用了小刀刮着匣蓋上邊的各種花紋。

『你就把這叫做偏見嗎？』她說，也不向他看着。『你能喫一個你在街上垃圾堆裏拾得的蘋果麼？你就把牠洗過十次，怕也還是一樣地厭惡呢。誰知道牠是讓什麼人底腳踩過來的，誰知道是否已有過骯臟的東西侵進牠底果皮，雖然就是牠底心核還仍然是健全的？不，不，不會的！牠一經如此就永久如此了，要知道這樣就已經很壞——千萬再不要把牠弄得更壞罷。』

他立刻將隻臂繞在她底身上，但他底態度與其說是一個熱狂的愛人，倒還不如說更切近一個哥哥的樣子。『洛蒂加，』他說，『再這樣下去無論如何是不行的。你不能把你底一生都耗在無益的追悔上邊。』他說着就突然住了——他找不出那能够表示他底意思，而又不怕會使她傷心的話語。

『追悔，』她重複着說，很憂傷他凝視着他。『哦，不是的！誰

是在想着這個呢？我已經告訴了你，對於我底將來儘可以放心。我是有供給的。並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樣孤獨無依，只要我底勇氣不離開我——我底勇氣和我底憎惡心。並且爲什麼個個人都要結婚呢？要是我高興，也許我就結婚，而且還結得很美滿的。我要是戀愛誰的話，一切可能的痛苦已經都沒有了，並還有許多很可愛的求婚人來供我挑選，又有錢，又年青，又漂亮的，有些還真願正式地和我在一個正式教堂裏成婚，讓一個正式的穿着袍帶的牧師證明呢。只僅僅有一樣障礙。」

『這又是什麼？』他焦急地問。

『這沒有說牠的必要。哦，不——我還是明白地告訴你罷，免得你將我想誤會了。你知道我爲什麼，或者只除却了你，那樣害怕一切的人嗎？來，讓我附在耳邊告訴你。這就是因爲我不知道那提出的新

郎，在他注意到女兒以前，是否是很得過母親底寵眷的。」

她轉開身，匆匆地走到窗前去了。

一會她又覺得他底臂是繞在她底肩頭。『你該忍受過多少痛苦啊，可愛的心！』他微微地耳語着。

她很慢並且很有意義地點了點頭。『比你想像中的這樣一個年青的小東西所能耐過的總多得多呢。差不多在七年以前，當我剛認清了一切的時候，我還以為我是能够改變我底運命的。我一天也不想再在那家裏呆下去了。我跑出來服務。我把那美麗的長頭髮全剪掉了以免人愛慕，並且情願就穿那最醜陋的衣服，只求他們肯再恢復我自己底尊嚴。這效果是多麼渺小你也是知道的。之後，當我被當作一個浪人送了回來時，我被帶回家裏，交給了那天然對於我有種法律上的權力的「她」。我也只好忍受着。我沒有反抗法律的能力。但是我立刻

地聲明，要是總攪擾我不使我安寧的時候，我就自殺。於是我在自己底房裏坐了差不多一年，無論有誰走近的時候我就立刻地把門門起。但仍然有時候我不得不出來呼吸點新鮮的空氣，於是人們看見我，並且她自己——雖然我從來不和她說一句話——也裝出非常愛我的樣子，只在昨天——當作聖誕的禮物——她送給我一封信；猜，是誰底？」

『我怎麼猜得着？』

『是的。真沒有人會想到的。但你想總還記得那回爲了我和你吵架的那個東西吧？』

『浴帶加！』他失神地喊了出來。『他竟能——』

她點着頭。『是封一往情深的信呢，這信裏答應我許多美麗的東西——信紙都帶着薄荷香氣：從這裏我就有了那種惡心，這種厭惡是

直到你和我再見的時候才消失的。但我只要一想起牠來，於是——啞！——那種惡心就又來了！」

她擦了擦她底嘴唇，並且又像先前似地很奇怪地抖戰了一下。她握握她底雙手——是僵硬而且潤濕的。

她忽然地把頭搖了一下，好像要擺掉什麼煩重的念頭似的。『但是剛才我們是在開那匣子呢，』她說。『這聖誕夜談的些事情真太好了！還是回到我們底匣子上來罷——我都說「我們底」了。你看你底美洲的夢想讓我都迷住了呢。』

『我們是可以使她實現的，』他性急地說。『將來總有一天我會提起你我們第一次的聖誕夜來，到那時你就不得不承認我實在是比你更有勇氣，而且也是個更靈驗的預言家了。』

她不會回答，只顧割斷那最後的一根繩兒，打開了匣子。立刻各

種的小禮物都露出來了，一雙毛綫手套，他底大妹妹給他打的，一條他底小妹妹用那美麗的頭髮編成的鍊鍊，頭上吊着一個小巧的金鑰匙，家裏自製的薑汁麵包，最後是一個用火漆封好的瓶子。

『你家有葡萄園嗎？』她戲問着。

他雖然憂傷着也不覺笑了起來。『這是陳酒，葡萄就長在我們底小園子裏。在孩子的時候我以為這就是世上最好的東西，並且自此我底慈愛的母親，在每年聖誕夜和每年生日的時候，總送我一瓶至少也是她上年釀造的酒來，相信這比別的什麼都會更使我快活。』

『我希望牠底味，在你喝着能比那最貴重的白葡萄酒都更好些，她很誠懇地說，『不然你就不配喝牠了。看——還有些信呢。』』

『你願意看牠們一遍嗎？我心裏太亂。就念了也是不會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

她在沙發上坐起，把信都放在她底膝上；以種非常虔誠的注意，一封一封地讀着，就像牠們底內容有什麼神奇莊美似的，其實不過是些兄妹之間的閒話；一些小玩笑，對於她們底微小的禮物的道歉；同時在母親寫的幾行信裏，可以看得出來，是有着她對於這樣一個好兒子的得意，也有她因為在這個時節都不能擁抱着他而起的遺憾，和她是很焦切地擔心着怕不完全是功課忙讓他不能回去，還有幾分是那使他連信都寫短了的抑鬱孤獨的心情。

『你還在念嗎？』他終於問出來了。『他們都是很天真，很純樸的人，寫信的時候，他們心裏最可愛的地方是時常不能移到紙上來。我底天！你哭了呢，洛蒂加！』

她把信都放在匣上，匆匆地站將起來，忍住了那還在從她底長長的睫毛之間向外湧着的眼淚。『我要走了，』她微弱地說着。『我出

去了也許好點。』

『走？就走？往哪兒去？那風雪會把你吹倒的。今晚就歇在這裏好了，假如你願意——隔壁就是廚房——我有得兩張靠椅就行的——再說我一點也不想睡。』

她搖了搖頭，看着下面。於是她突然地抬起了眼來，和他正對着目光，那一種表情，使得他底心熱狂地發跳。

『不要這樣，』她說。『不過那也是真的，外面的風雪真會把我吹倒，並且我又往哪裏去呢？這不是聖誕夜，而且是我們同過的最後的一個嗎？我一定要給你一點東西，我送那小孩子們的禮物並不給我什麼愉快，爲什麼我連在今天也都不該想到「我自己」一下呢？你說我說的對不對，綏巴斯遷？』

她以前從沒有喊過他底名字。

『你要給我點什麼東西嗎？』他很詫異不安地問着。

『這就是我所還保有的惟一的東西——我自己，』她喘息地說着，並且一下就把雙臂繞在他底頸上了。

＊

＊

＊

＊

＊

＊

＊

第二天早晨，當他在黑暗中醒了，剛起來一半，還仍然決不定到底這是真的或者只是一場最奇怪的夢境的時候，房裏已經空了，沒有一點昨夜的來客底痕跡留着。在他底小小的居室裏四下地摸索，輕輕地叫着她底名字，還以為她是因爲一時的高興偷偷跑到廚房裏去了，一會就會回來的。但是一切都沈靜着。嚴寒侵襲着他，他牙齒打着戰溜回了床裏，在床上，他支着枕頭，想來細心地想想。

不久他就起了一種非常的恐怖。額上發着燒，也不管是怎樣冰冷

天氣，他匆匆忙忙地穿上了衣服，點起一個亮來。他家裏寄來的聖誕節的禮物還都在桌上，他忽然發現一張鉛筆寫字的紙壓在他底母親和妹妹們寄來的信間。字體都大小不一，並且彎彎曲曲，好像是在暗中寫的。文句就是下面這樣——『別了，我親愛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我真覺得難過，因為我是一定得使你這樣地憂傷，一定得和你這樣地離開！但這也是再沒有別的辦法。你是決不會放我到那必須去的地方去的，除非是將兩人都弄得不幸。我感謝你底真誠的愛情。但是你底靈魂裏所有的甜蜜也不能洗去我底靈魂裏邊的酸苦。好好地睡罷——別了！我又在睡中吻了你一回。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把這念將下去。不必憂傷；相信我現在是很好的。至死都是你底親愛的人。』

那照例總在這時到廚房裏來生火的女僕，聽見隔壁房裏發出了一

下沈濁的喊聲，害着怕開了門進來。她在那裏看見那青年學生躺在沙發上邊，好像被一下重擊打倒了似的。她叫着他底名字的時候，他也只搖着頭像是叫她不要來管他，接着又站了起來拾那片從他手上掉下去的紙。

『幾點鐘了？』他問。

『剛打過六點。』

『把我底外套和手杖拿來。我要——』

他蹣跚着走到了門口。

『你就在這樣冷的天氣裏光着頭出去？所有的鋪子都關着門，街上——』

『一個節假，』他說，一個字一個字地重複着，好像是要弄清她們底意思似的。『給我——』

『帽子嗎？在這裏。你連咖啡都不先喝一杯嗎？水一會就要開了。』

他也再沒有答話，只邁着沈重的步子走了出去，連絆帶跌地走下了黯暗的樓梯。雪在他脚下碎着，鬚子上結着很粗的冰柱。在那些曠的街上，遠近都望不見一個生物；在哨崗上的小屋裏站着的是哨兵們，好像僵硬的雪人。當他從橋上走過的時候，他看見河水已經在昨夜凍住。他沿河看了很遠，他底兩眼釘在冰上，好像在那兒尋覓着什麼。然後他鑽到臨近的街道裏去，毫無目的地，好像一個夢遊的人。因為他不能希望用他自己底思考來找着他所尋覓的東西。只是種絕大的痛苦底狂熱趕着他不安地向前走去，直到他完全地筋疲力盡為止。他大概這樣徘徊了有兩點多鐘的樣子，因為當他走到波斯丹門的時候，街上已呈出生氣來了。他在那裏看見一輛車子停在一個小稅局

前，樣子好像是從公園來的。稅吏穿着皮衣走出，當他將鼻烟壺遞給那個坐在車夫身旁的巡警時，笑着問道——

『是什麼要上稅的東西嗎？』他指着那閉起的車窗。

『沒有要上稅的東西，』這是回答。『我這私貨是一定得交給相當的官憲的。她把她自己私運——可不是運進來，是運出這個世界了，但是不管怎樣她可真是件難得的貨品。今天早起當我第一次出巡到路易斯島那近旁的時候，我看見一個穿得很好的少婦，坐在一條長凳上邊，垂着頭好像睡着了似的。』我底漂亮的孩子，『我說，』在這種苦寒的天氣，你還是去找個，找個暖和點的地方睡罷。』但是她並不醒來。她手裏還握着一個小瓶——發着好像桂葉似的香氣。她一定是喝完了她，然後就慢慢地沈睡下去了！早安！我還得趕快把她送去交代！』

車夫響動了他底鞭子。就在這時候他們又聽見那稅吏的聲音。

『站着！』（他在喊）。『再帶上一個旅客罷。有一位先生向車窗裏看了一下——砰地一聲！——他就倒在雪裏了。下來，朋友，他還是很年青的人呢；他底神經一定很弱，要不怎會一看見一個死了的婦人就立刻倒下呀！你們把他放在她旁邊怎樣？他們好像是半斤八兩的樣子。』

『不然，』那巡警答說，『這有點和條例不合。死人同活人是不能闖在一起的。等一等，我們可以把他抬進稅局裏去。假如你用雪摩擦着他底頭，給他點強烈的東西聞聞的時候，再過五分鐘他就會醒來的。這樣的事情我見得很多了。』

他們把這個失了知覺的人抬了進去；然後車子才又上道走開。但那巡警底推測可沒有全對。綏巴斯遷底知覺，不是過五分鐘而是過了

五個星期才恢復轉來。直到那年的雪都溶化完了的時候，這可憐的人才能扶着他底手杖稍稍地行動。後來他回到了他父母那裏，他們也從來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奇怪的命運毀了他底青春，又給他底成年籠罩着一片暗影，永遠沒有完全地散過。當他在三十五歲死去的時候，妻子都沒有留下。

完

上海春潮書局簡要圖書目錄

▲已出版的▼

社會科學類

英國帝國主義的前途

戰後世界政治之關鍵

蘇聯的經濟組織

德意志革命史

馬克斯主義的人種由來說

文學類

文學類

茶花女

曼哈

地中海濱

菲麗斯表妹

門牛

露露的勝利

希臘神話故事

近代論壇

從軍日記

雨後

帳去

到大連

中國歷代情詩選

新俄學生日記

現代日本小說

情分

夢幻與青春

著克斯克爾夫人

著徐灼禮譯

著徐灼禮譯

著徐灼禮譯

著梁遇春譯

著沈從文著

著錢公俠著

著孫席珍著

著陳辭靈詩集

著林語堂譯

著王余杞著

著羅西德

著羅西德

著羅西德

著羅西德

著羅西德

實價七角

實價六角

實價七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一元

實價五角

實價六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上海春潮書局簡要圖書目錄(2)

△印刷中的▽

薩 芙 法國都得著 王實味譯

小小十年 (二十餘萬言長篇小說)

一箇新時代的青年 Eastman 著 何公超譯

新俄大學生日記 江紹原譯

新俄鄉村寫照 (Broken Earth) M. Hindus 著 陳海石譯

資本論淺說 錢一之譯

△決定出版的▽

新俄的新學校 韋爾遜著 張友松周谷城合譯

新經濟要領 翁特曼著 陳影清譯

希臘神話故事 (全本)

房東太太 朶斯退益斯夫基著 何公超譯

世界革命婦女列傳 楊騷譯



